# 愚伏集

碑銘
碣銘
墓表

卷九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碑銘

有明朝鮮國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
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
館觀象監事諡忠定公行崇政大夫議政府
左贊成兼知　經筵判義禁府事五衛都摠
府都摠管權公神道碑銘　並序

永嘉權生尚賢跋涉數百里從經世遊甚勤一日斂
容而告余曰尚賢曾王父忠定公爲國家犯大難謫
死窮荒後二十年蒙　先王寵獎崇終之典盖已無

所不備而蠟首龜趺又令式之所許吾王父兄弟嘗
治金伐石請銘于一時立言之君子而不幸未及就
此吾先人之所常茹痛者尚賢等恤恤焉惟不得成
其志是懼敢再拜以請余曰忠定公有大焉者雖末
學亦嘗與聞於輿誦而知之矣至其平生言行之詳
則未學有不得而聞焉且譔德大事也不可以託諸
非人起而言曰曾王父之歿距今七十有餘載影響
將昧昧焉誠如大人之云所幸者有追溪李先生行
狀在焉可攷而徵不俟無狀於當世名公碩士之門
素不得階主焉若不蒙幸於大人則終亦無所望幸

馬耳矣視其面若將泫然者余惟李先生之狀載在
文集傳之百世而不刊忠定之子孫不患其先德之
無以見信於後特欲立石墓道以應令式而已則爲
若無可以固辭者遂不揆愚陋謹攷李先生之狀而
叙之曰公諱樧字仲虎高麗侍中幸之後世爲安東
人曾祖諱啓經橫城縣監　贈兵曹參判祖諱琨龍
驤衛副護軍　贈吏曹判書考諱士彬成均生員累
贈至議政府領議政妣坡平尹氏主簿塘之女　贈
貞敬夫人皆以公貴也公自髫齔時岐嶷異常文義
夙達出語輒驚人未弱冠中進士燕山朝對策當第

以卷中有處字旋削之蓋燕山嘗怒中官金處善直諫而殺之命中外文字毋得用處善字故也正德丁卯禪禍由承文院八藝文館遷注書歷副修撰歷正言禮曹佐郎副校理兵曹正郎癸酉以持平呈覲將下鄉有政府奴鄭莫介告辛乞武朴永文謀逆得堂上階臨行語同僚曰此奴資不可不論奪及去而議遂寢既還則詣闕駁諸僚仍啓曰鄭莫介既知永文等之謀當即上變而淹日乃發不伏辜宜奪其職　上從之甲戌拜吏曹正郎以事遞爲戶曹以親老求便養爲永川郡守丁丑以掌令召還轉

舍人戊寅以司成陞拜右副承旨　親政也累轉至
左承旨秋　上召儒生親講畢公進曰今日殿講論
仁仁莫大於繼絶世魯山　祖宗懿親燕山　殿下
同氣雖獲戾于　宗廟亦嘗君臨一時矣永絶不祀
豈不有損於　殿下之仁乎　壯憲大王命廣平大
君璵爲恭順公芳蕃後錦城大君瑜爲昭悼公芳碩
後其仁親之厚至今須之不衰此後聖之則也與右
承旨金正國同辭極論事雖未行時論韙之轉都承
旨已卯陞禮曹參判時靜庵趙先生蒙被不世之遇
以致君與化爲心人皆想望風采而一時彙征之人

或多年少氣銳不思大貞之戒更張無漸被人嫌齟
公深以爲憂爲諸公力言之欲爲調劑之計而諸公
不能從公遂自西樞求外六月出爲三陟府使十一
月北門之禍作善類殲焉公亦坐罷退處田里者十
有五年嘉靖癸巳命收叙除客陽府使乙未丁外憂
服闋拜左尹戊戌觀察慶尚道陛辭 上曰嶺南近
因年荒民多流散卿其盡心安集對曰四方之本在
朝廷朝廷之本在人主一心近來奢侈成習以糜財
用今若以儉德先之外方自然承化凶年不能爲害
矣己亥拜刑曹參判轉兵曹陞判尹尋改知樞以

宗系辨誣事奉使　天朝明年二月奉　勅還有
恩旨　上嘉之進陞正憲　賜土田臧獲夏知春秋
館事兼世子右賓客辛丑歷左參贊禮曹判書兼知
義禁府事壬寅　世宗皇帝有宮婢之變方議遣使
陳慰公於　經席啓曰　天子以萬乘之尊深拱九
重而不測之謀出於暫御秋忽之不戒危禍之所隨
顧以是爲鑑而恒加省念則善矣辭甚鯁犯同列皆
縮頸甲辰兼知　經筵事還左參贊是冬　中廟上
旻公爲殯殿都監克盡誠信乙巳陞右贊成兼判義
禁府事七月　仁廟繼阼　明廟幼冲嗣位　文定

大妃垂簾同聽政以三公及公爲院相令更直政院
參斷機務初尹元衡與尹任有隙而李芑鄭順朋林
百齡等爲其腹心至是元衡託密旨誘脅臺諫使劾
去任臺諫不從芑等乃與許磁詣政院將啓治任罪
並及柳灌柳仁淑公持不可俄而 文定御忠順堂
召諸宰入議公進曰往者 襄陵王薨無嗣月山次
當立 貞熹大妃舍之而立 成廟年甫十三矣然
猶終始帖然況今 主上以大行嫡孤既已正位豈
有他虞且今王子君無外交大臣無專擅孰敢有陰
邪之計方此初政務得人心每事當以大公至正行

之　中廟初年大臣不能善道誣李顒以及盧永孫
取爵賞自是上變相繼　中廟後知其故盡釋連坐
人然後一國咸服而人心定此今日之所當戒也是
日任寓灌涕述仁淑罷黜退公爲兵曹判書獻納白
仁傑劾臺諫不能論執密旨簒中盛怒下仁傑鞫治
加三人罪任寓絕島二柳付處公復詣闕獨　啓曰
自　先朝末灾異累降近又大風連雨蒙昧竊恐天
意或有所感甚可畏也　幼主卽位未幾貶寓大臣
人皆莫測其端又因諫官誰敢有盡言者尹任若有
邪心死且無惜　王大妃於　嗣王有母之道萬一

憂傷不豫豈不爲大累乎飛言自古有之明主不以
此罪人也柳灌素有腹病妄於朝堂依扆壁以坐柳
仁淑得上氣證有年此等老病儒生位極人臣豈有
他心今若死於道路人皆曰國殺之也願　上平心
察之會百齡磁請於尹任罪目中去宗社二字順朋
大怒上疏極言三人罪復於忠順堂引對公卽謝罪
徑退於是三人皆以逆論死論功策勳公亦賜衛社
號已而順朋等以公論議不同請削勳兩司又請罷
職皆乞時都下洶懼女婿洪仁壽急馳來謁則公方
坐書書言色如平日少頃人有來言者然後始知公

之已罷也丁未秋有無賴子題謗訕語良才驛壁變
上乃大加罪乙巳人付處公求禮縣俄移泰川押官
至公怡然就道語鄉黨來訣者曰此天恩也進士琴
元貞執公手失聲哭公笑曰始以子爲夫也顧乃爾
耶死生禍福無非天也作書寄子東輔曰范忠宣年
七十有萬里之行汝父所蒙甚寬典也且吾負恩至
此死卽薄葬可也行至用安驛有禁府郎星馳而來
一行驚惶號哭公正色叱之至則又移朔州矣至碧
蹄驛晦齋李先生配江界亦到公戲曰兩貳相一路
行何赫赫也咫尺不相見而行至謫之明年戊申感

疾在枕褥猶不去書授小兒千字文如常課以三月二十六日卒享年七十一以其冬歸葬于奉化縣之西谷山　明廟末葥勞去奸穢國是稍霽　先大王即位克追先志九乙巳以後庶寃枉皆以次昭雪用大臣言命復公爵秩如初尋　贈公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越三年用太常議賜謚忠定後以光國勳加　贈領議政公風神秀朗器局峻整性儉素不喜華靡位至通顯而自奉如寒士雅好讀書遇聖賢言語切要處必招子姪開示及復教告常曰爲學須爲己科第特末事

耳晩節尤好自警編近思錄雖直省在公不離懷袖
間　中廟嘗召宰執宴後苑賞花命各盡歡醉扶擕
以出有內小宦拾得近思小冊　上曰落自權椒矣
命還之公外氏於　貞顯王妃爲近親宦者異常而
公益自謹避凡宰臣聯內屬者朝京回必有私獻公
獨曰非所敢也平居和氣藹然廣人賤隷皆待以
恩厚婢嘗奉盤茶跌羹污公衣亦不形嗔恚鄉人有
爲本府教官者來謁公道摑吏人府使聞而面數之
惶遽紿應曰非我也權今公也府使曰權相亦以私
忿撻公吏耶恚言不置公終不辨其弘量如此及至

臨大事處大變則義形于色直前擔當有雖賁育莫
能奪者當其再啓事也通夜構草待明趨朝家人子
婿更叅扳泣諫輒靡之至關申公先漢相遇並行問
知公意愕然止之公不聽就院相李公彥迪座招注
書使寫李公見之驚曰事已至此言之徒惹起不測
耳奚益盡抹其危言處公却坐歎曰刪没至此不如
不爲之爲愈也時元衡引疾不出公移書責之曰古
人云吾不西行大禍不止此豈公高卧時也初順朋
病甚在告數月告仕日輒出公雅與分亭迎謂曰公
何乃亦來耶順朋色沮後語人曰仕輩即日當了吾

聞權某之言不覺汗背更不敢發口歇後李文仲處
事不猛以致累日紛擾其剛毅正直之氣屈人而不
屈於人又如此夫以元衡處肘腋之地乘危疑之會
晌唆羣奸以逞宿憾固已易於反手而任之庸繆又
有以來衆疑而信讒口者其禍機之發如洪河走陸
烈火燎原一時善類舉將逮及以公之明豈不知其
終不可救自取焦溺而奮然不顧起當其方至之勢
知　宗社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生死知忠賢
受誣之爲可痛而不知言發禍應之爲可畏嗚呼烈
矣非純忠大勇而能之乎鄭文翼公光弼嘗期公以

死難不可奪之節眞知言矣始公既謫芑等怒猶未
已必欲置之重典　啓請甚力而　文定不從此豈
人力所與而未及百年公議旋定　褒贈之恩下逮
泉壤寃而窮兇樂禍之徒悉就誅殛爲世所快至此然
後爲善者始勸而後之戕賢棄邦者亦可以少戒矣
庸非天意而誰耶公號沖齋晩號松亭鄉人就公所
居建書院立廟以祀之公配和順崔氏直長世演之
女先公歿　贈貞敬夫人男二長卽東輔郡守次東
美縣監側室男二東愼東進女一適佐郎洪仁壽郡
守無子縣監有四男一女伯采仲采爲郡守後叔集

季聿女適府使李詠道佐郎有二子思濟承文正字
思礪進士曾孫男六人尚賢尚忠世忠尚信尚節碩
忠女十二人柳衫李長茂李榮基金榮祖權鏊金珖
金輝李崇彦金聲是權金孝敏其壻也餘幼銘曰
昔歲龍蛇天祝邦命荐以大喪逞以梟獍斡彼善人
爲紀于國讒言沓亂或刀或肉公飢不餐不寐待明
獨立天閽手掣奔霆盈庭悼慄公乃從容以死匡君
是謂盡忠維忠維直天享公德頌之荒狼昌嵩公禄
豈天阨公人衆而勝公身雖阨公名愈永孰最公迹
以詔來裔有覺陶翁言垂百世稙公始終罔有愧辭

高山景行後學攸依我用顯詩託之剞劂匪我諛公陶翁是述

有明朝鮮國　贈嘉義大夫吏曹參判行嘉善大夫慶尚道觀察使金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姓金氏諱誠一字士純自號鶴峯新羅敬順王傳有子鍚封義城君子孫以爲貫後有名龍庇官太子詹事有功德於民邑人至今祀之公其後也高祖諱漢啓副知承文院事有聞望　光廟受禪謝病歸不復仕曾祖諱萬謹成均進士　贈通禮院左通禮祖諱禮範　贈承政院左承旨考諱璡成均生員　贈

吏曹判書祖妣寧海申氏贈淑夫人妣驪興閔氏
贈貞夫人皆以公貴也公自髫齔時穎秀異凡兒生
九歲而貞夫人歿哀慕如成人凡一在洪原任嘗
從之一日城中失火人皆奔救衙廨公獨奉殿牌避
于淨地觀者異之弱冠與弟復一讀尚書于紹修忽
喟然曰學而志於穀恥也追溪李先生今之儒宗盍
往求教乎遂以書請于判書公判書公喜而許之即
徒步往謁請問人心道心之說瑨璣玉衡之制追與
弟反復研究乎自作圖講論不輟先生嘉其誠篤語
人曰此人敏而嗜學與之共業甚覺有益其期待甚

不淺歲壬戌　文定王后八妖僧普雨言無故遷
禧陵移卜靖陵而　后弟尹元衡方顓國舉朝莫敢
言公草疏陳五不可詞氣抗直無所回避判書公以
出位觸禍痛止之不果上甲子陞上舍戊辰登第由
承文院遷藝文館上疏請封魯山墓復六臣官並及
君德時弊之說其後　命封植魯陵錄用六臣後蓋
由公發之也癸酉拜司諫院正言是時　昭敬大王
方勵精求理日與儒臣商確治道一日慨然有恥爲
中主之歎有進曰　殿下堯舜之君也公曰可以爲
堯舜亦可以爲桀紂　上曰何謂也對曰　殿下天

資英睿堯舜可學但有拒諫自用之病柒紂之所以
亡亦不外是　上爲之改容公爲史官時見金殼有
諛態心鄙之及是殘爲司諫同僚將與會坐公徑詣
閤直斥之朝著肅然掌移弘文館副修撰遷兵曹佐
郎乙亥陞正郎丙子拜吏曹佐郎　賜長暇讀書丁
丑春以書狀官如京師國家得宗系辨誣力甚多冬
陞正郎戊寅拜弘文館校理嘗於　榻前力陳朝紳
黷貨之弊　上厲聲問爲誰公歷枚之同列縮頸已
卯遷司憲府掌令秉直不撓河原君珥以　王室懿
親怙寵多犯法莫有以戢之者公收繫其奴重鞫之

不必貸　上於筵中問曰近來廉恥日喪何故也公對曰大臣不恥受賕小官效則焉盧守愼避席曰臣有族人爲邊將以臣有老母寄一衾臣不能卻誠一言是也　上曰臺臣直言大臣引過兩得之矣公雅與守愼享守愼出而謝曰古道復見於今日非君其孰能之轉檢詳陞舍人中書故習以聲色放曠相尚錐號爲莊士或多不免而公凝然自持終不爲所溷秋奉命巡北關污吏有望風解印者庚辰丁外艱服闋除司諫院司諫癸未以舍人巡海西未還特授羅州州剏地也恐民情或有

宽者過之民得以自盡焉州素多士子而無蔵修之
所選地於錦城之麓創置書院立祠其後享寒暄堂
一壑齋靜庵晦齋追溪五先生使學者知所師宗公
暇輒馳往講論經義課其勤怠有火于社壇齋厨盡
藝州人請亟新之無申使臺公曰罪而匿之增益罪
也投劾而歸戊子拜宗簿寺正轉奉常禮賓寺己丑
日本人平秀吉滅源氏代爲關白遣其腹心玄蘇平
義智來請通好　朝廷方議報聘而賊情叵測人莫
肯行公謂家人曰趣治裝吾必往果以副使行明年
夏船行八大洋颶風大作舟中人恇悸號哭公獨端

坐色不怖至對馬島義智等請游觀國分寺使臣往
則玄蘇迎坐中堂義智後至轎行歷階公謂正使黃
允吉曰彼敢凌轢我若此與之交酬則自辱也起還
館書狀官許筬隨之義智怪而審之譯官陳世雲以
疾作告公聞之對倭使杖之曰此島世受　國恩作
我東藩使臣之來行則後護見則前拜乃其分也汝
不能援據典禮折其悖慢顧乃權辭以求媚耶義智
慚悔歸罪於擔夫而斬之甫畐入謝罪公勉以忠順
而遣之自是折節不敢慢至界濱有西海道倭遣人
致禮餽書中有朝鮮使臣來朝語不省而受其餽省

而問之則已分諸從者矣公謂乞吉箴曰將若何曰禽獸不足與校公曰厚國而餽之其爲恥不翅嗥唬尚可安而受之耶彼其所餽皆出市買令若照數買還曰汝主失辭命既覺則不可仍受汝可歸報云則辭嚴義正辱可灑也卽如之其人曰吾儕小人不識漢字到此倩寫其有失言實非吾主所知乞許改書呈納摧謝不已遂置之至都乞吉等以優服入公曰奉使禮服敬君命也況入國都而以褻衣可乎三反之不聽是日倭人士女塡街獨於公手致敬其他則睨而過二人始悔之前此　朝廷誤認關白爲

國王　國書用均敵禮使臣相見儀又未有一定指
揮至是始審其非國王公語一行曰吾輩當陛拜楹
外陛以爲不可公曰日本我朝之與國而主日本者
僞皇也關白特其大臣耳我朝不知其然謂爲國王
而待以敵體甚降屈甚矣今既審知其實則雖無前
例猶當據禮爭辨以正相見之禮況前此使臣皆拜
於上吾等何獨自屈以取辱國之罪乎茂曰國書直
書　御諱稱秀吉爲國王臣子何敢抗禮而廢從下
之恭乎且國書既不可改則雖陛拜無益矣公曰當
初　朝廷不審有此過當之禮今雖不可追改使臣

相見自當如禮何可執此爲言成之爲國王而必行
庭拜甘作僞皇之陪臣乎關白尊使臣相見於堂上
則是敵吾君於僞皇而已不敢相抗尊使臣乃所以
尊　朝廷不亦違乎筑曰言而從之則善矣彼如曰
敝邦使臣既拜貴國之庭矣何可相異即我無說矣
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日本僞皇既爲國主則關
白雖貴乃人臣也使臣見僞皇則庭見禮也於關白
則非禮也今關白受庭見之禮則是以天皇自處也
若以此義諄諄之彼必屈矣公又從容問玄蘇曰貴
國諸殿見關白時拜於庭下乎堂上乎玄蘇曰同是

天皇臣何庭拜之有公曰自前我國使臣亦皆行禮于楹外矣玄蘇曰良是公盖慮玄蘇董既已庭拜於我國或欲與之相方故先爲微諷而逆閉之後竟如公言時秀吉方徇關東既還義智來曰明早關白當詣天宮使臣可觀光也公曰君命在館義不可私出也固請而終辭之倭僧來言義智之請實關白之意不從則有悔衆皆危懼而不爲動已而秀吉推遷累月受國書不以時訛言晉動謂有拘縶之厚有爲謀者曰民部卿法印山口殿玄亮乃關白之孚而今適主客可交懽以圖之乞吉狀之欲託以禮幣而寧其

賂公曰賓主之間固有禮幣然行之於傳　命之後
則爲禮物行之於今日則爲貨物吾輩奉　聖主明
命以來既不能宣揚威德使之稽顙朝臺之下乃反
行貨以媚竈則辱　命甚矣雖死不可爲也乞吉
爲之屈既傳　命秀吉使人言曰書契隨當修送使
臣可往待於界濱也公曰不受國書是事未竣也不
可徑出況界濱遠在百里外如有事當相爭者又將
奈何一行皆以脫身虎口爲幸趣駕徑發公爭之不
能得還界濱數十日書契始至辭甚悖至以　殿下
爲閣下禮幣爲方物又有一超直入大明國貴國先

驅入朝等語公卻之不受作書與玄蘇曰書契不改
使臣有死而已玄蘇詐以入朝大明爲解只改閣下
方物數字公再與書歷舉書契語諒節剖析以破其
遁辭且曰我國以禮義爲重與貴國交誓垂二百年
未嘗以慢語相加亦貴國之所知也今貴國還停敲
戚請修舊好我 殿下嘉其信義特遣使价此兩國
之盛事而書契中略其報謝之意乃反張皇誇耀上
覩大國旁稽隣邦肆爲恐嚇之言以禮交隣豈宜如
是玄蘇見之竦歎而猶執前說乞吉等恐激變不欲
強爭公曰入朝二字不改則本朝爲倭奴之藩服而

一國衣冠舉爲陪臣不亦痛乎宋高宗業已臣事金人而一以詔諭爲名則胡澹庵寧甘蹈海之死而不願苟活於小朝況堂堂我國與彼爲隣反甘入朝之辱而不以死爭乎允吉曰玄蘇之答如此姑信之可也公曰公欲假此言爲後日自解地耶筏曰歸報之後　朝廷自有處置非使臣所知也公曰惡是何言也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古之道也況此辱國之言死爭請改豈有專輒之罪而爲一身利害慮惴惴焉不能出一口氣乃曰非吾所知而載辱遣君父乎遂復答玄蘇書又以書與宣慰使平

行長及復論辨以必改爲期一行皆恐生事互相扇
動而允吉以正使制行事多爲沮抑公乃投其書洋
中作詩以寫憤有水底魚龍應識字之句大明一統
志所載本國風俗一款掇拾無稽率皆鄙俚不實公
嘗病之後僧宗陳適持此書來見公舉國中見行禮
俗逐條評訂以辨其誣爲朝鮮國風俗考異一冊以
與之行還諸酋各有賮悉與候館緇徒一毫不以自
累辛卯春回卸于釜山行李蕭然惟石菖蒲櫻櫚木
數盆而已過安東不入家還朝以舍人復　命進階
通政特授大司成移拜副提學首論處士崔永慶被

誣瘐死狀甚悉未幾命復永慶官與情大快而公亦
感於知遇以責難陳善自任累上劄數千言極論時
事天灾之所以作民怨之所以起政化之所由敝財
力之所由耗一一指陳言無不盡而又惓惓於嚴內
治清化源之道宮房之嬖戚里之習以至於建儲副
教王子之事不避忌諱而悉言之每上而愈益剴切
四方傳誦正論稱慶而左右權貴皆深嫉之尋遷同
副承旨未久而遞壬辰除刑曹參議時朝議以倭爲
憂而嶺南當先受兵擇薦武弁之知兵者以擬閫任
上特除公爲右兵使公受 命卽行至忠州聞賊艘

已蔽海釜山東萊連陷晨夜兼程將直赴本營宜
寧麾下士相與謀曰寇深矣直進危莫如由晉州出
咸安以觀賊勢而主帥必不聽宜托以他辭囑公仲
子涘入白曰昌津水漲無船趁晉優公使軍校金玉
往視之玉還即詭公曰事急不可迂路直馳往至則
有船即下玉及涘將斬之諸將皆叩頭爭玉亦頴先
登自贖乃貰之未到營三十里前兵使曺大坤棄鎮
而遁將遁走不意見公至錯愕迎交印訖欲辭去公
正色曰將軍忍尺捉兵以金海與賊律所不赦況以
世臣領將當此地義可逃乎適其褊裨追至曰本營

陷矣公知其謾數之曰汝以元戎麾下守城不肯發
一矢向賊乃來煞惑之耶卽斬以徇大坤祧魄翌日
探報賊至公曰相距幾何曰五里矣乃令選銳士俄
有二騎賊銀盔金面揮劒而前將士莫不股慄公踞
繩床令毋動賊疑其整暇不敢進公命所選數十人
突之令曰有不急下馬者斬呼金王曰汝今日不先
登耶數十人一時突進趕逐數里遇賊伏戰良久軍
校李崇仁射倒金面挑戰者餘賊皆奔斬二賊奪其
健馬金鞍寶劒而還自賊下陸以後列鎭尾解無或
嬰其鋒而公乃以單兵挫其銳自是軍心稍振知賊

之可謂矣遂遣崇仁馳啓獻蔵始公之還自日本中外恟懼如不保昕夕公慮外寇未至而腹心先潰頗爲鎭定之語玉堂劄中亦曰今日所可畏者不在島夷而在於人心盖循本之論也至是邊報日急京師大震 上追咎公言命拿鞫左相柳成龍及臺官救解之皆不納未幾崇仁至 上謂宰臣曰金誠一狀啓有一死報國之語誠一果能之乎成龍對曰誠一見或未及忠則有餘其不墜此言臣可任之矣 王世子亦力救乃釋之就授招諭使公被命行到稷山聞宣傳官疾馳來從者皆驚惶號哭公神色不變

指授後事既至乃恩命也南趍到咸陽則列邑已空
士民皆鳥獸匿公立草檄諭之忠義鼓動辭氣慷慨既
見者無不泣下於是金汚起兵於陜川其餘團結鄉兵以討賊爲名者所在羣起一
路風動郭再祐自亂初首倡義敺家貲餉士不繼則
發空邑倉實以給之隣邑守指爲土賊軍情皆沮喪
再祐知不能有爲將棄入頭流公至則貽書奬勵之
士氣復振公以晉州湖南之保障而賊所必爭令判
官金時敏收兵得數千人修城壕繕器械計埰分隊
爲死守計尋聞金汚守牛峴爲諸賊所合攻遂馳赴

之至則隣邑兵皆會並力殊死戰賊退去昌原賊覘
知公去晉而晉備弛乃與鎮海賊來寇公還至丹城
悉發咸陽等四邑兵以援之敕時敏堅守再祐亦先
已入城軍勢頗盛賊至南江不敢逼公繼至諸將益
用命賊敗遁遂復泗川鎮海固城等邑又令再祐等
擊追玄風昌寧靈山三邑賊江左右自是得通初觀
察使金睟舉措躁擾不厭衆心至是行文列邑分付
軍兵其隷于義將者多所移奪衆怒愈激再祐傳檄
欲斬之睟陳兵自衛以跋扈　聞事將不測公與再
祐書曉以義理再祐大感悟即馳援晉州之圍公又

調解睟使之釋憾同事又慮 朝廷不察加以悖逆
之誅則失刑而失一道心即具由馳 啓遂以無事
是年秋 行朝用公爲左道觀察使士民等遮道曰
公去則義兵散而嶺南不保公不可離此一步既而
知不能擅留則薥閣詰行在陳疏 命易授右道昌
原賊與金山金海諸賊合欲報晉州之敗時時敏已
陞爲牧使公勉以效死酬 恩傳令諸將或協力守
禦或耀兵江岸募敢死者多賫弓矢夜入送城中勵
將士以死守人皆感奮時敏又多設方略以禦之賊
環攻七晝夜不得志燒積屍引去冬 上嘉公勞績

特授嘉善階始公自專閫以來焦心戎務夙夜不遑以至簽書決遣雖細必親或諫其太煩公歎曰國事至此吾輩之罪死不足贖勞勩何敢憚耶至是兵荒之餘荐以疫厲民死者相枕驅馳賑救憂瘁益甚至或臨食輟匙人請爲國自愛則曰自不能下咽耳請閉閤治事以避厲氣則曰死生命也竟得疾危劇郤藥不進曰吾非飲藥而療者也洟亦在傍室病甚而問不一及有側室流寓近境遣女僕問疾而揮之不納惟憂國一念耿耿不忘雖已昏迷不省而唉中語如夢譫者皆國事也以癸巳四月卒于晉州之公館

年五十六後兩月而城陷江右陸沉嗚呼豈非天哉
公之友朴惺李魯自初常在軍中與公同卧起至是
主其喪權厝于智異山之麓長子潗間道南奔守廬
山中十二月歸葬于安東府北嘉樹川午向之原乙
巳　朝廷録公勳宣武原從陞一資　贈吏曹參判
公天資英爽性質剛方慷慨激昂有邁往之資及登
師門益自奮勵用力於收斂篤實之地嘗曰吾平生
得一語攻吾過者乃吾師又曰毋自欺三字須終身
佩服爲善去惡一有不誠則皆僞也揭寛弘二大字
壁上以寓佩韋之意濂洛諸書無所不好而尤好李

先生所節要朱子書潛心玩味至忘寢食體認服行以爲持身標準逮其晚歲所造日就平實則恂恂焉無復淩厲氣象而蓄之愈深孚發之愈光明矣臨事制行惟義是視義所當爲則直前擔當利害禍福置之度外故雖當顛沛險難之衝死生在於呼吸而不懾不撓神氣益厲其終始樹立卓然人不能及曾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蘇氏所謂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而公庶幾無愧焉至其立心則以平恕爲主論議則以偏黨爲戒方朝論分裂各相擠援而獨曰異己者未必皆

小人同已者豈必皆君子無論彼此視賢否爲取舍則國論安矣其爲國子長也招諸生語之曰學者之務惟在於讀書講道治心潔身　朝廷是非非所宜預若不顧已分相與談論時事於首善之地則爲君子之棄而非　國家養士之意矣至誠誨諭務以鎮定浮躁一變士習爲心世之論公者徒慕其正直剛毅而不知其所存之寬平惻怛如此則未足爲知公也公性至孝常以養不逮先夫人爲平生痛除游學仕宦之外未嘗離判書公之側以盡忠養之道判書公年八十一疾彌留與諸昆弟晝夜扶侍親調嘗藥

餌及喪盡其哀未嘗水漿不入口未葬啼號不絕聲
既葬則廬於墓側哀經未嘗釋只不言家事篤於友
睦判書公以公不治産別與臧獲固辭而讓之兄弟
之貧者長姊哭其夫毁而死二孤幼稚依外家教養
兩至無間已子一妹分負無業莫可典鬻與之婢孽叔
自給薪水亦與之從兄弟早孤無依周恤甚勤使不失
所內外諸族有不能自存者悉斥已有以振之雖室
如懸磬而不以爲意治家嚴而有法每朔望令子姪
序立參拜一如司馬公家儀婢僕亦令於正朝叙拜
一家大小皆知事長上以禮門庭斬斬焉著奉先儀

及吉凶慶弔之式本之朱子之說參以諸儒之論今
禮俗相稱情文兩得授子弟講行之築室青城山倚
瞰洛水扁之曰石門精舍端坐其中有悠然自得之
樂後生有請業者則必爲之反覆傾倒竭其兩端而
每以判別義利爲第一義嘗以劒分授諸子曰顧汝
輩當惡念起時便一劒兩段耳爲文章不事險棘平
鋪典贍見者知其爲仁義之言所著疏劄詩文皆散
失於兵火今有遺稿若干卷海槎録三卷藏於家邑
之士子就公所居臨河縣之西立祠而俎豆之後配
享于廬江李先生廟公之婉貞夫人權氏安東人高

麗大師幸之後散階德鳳之女有淑德事公四十年
敬謹如一日凡有所爲必曰得無不可於義否亹亹
稟知而後行公歿後三十年以禮法持門户甚得母
道與公同戊戌壽八十五而終祔于公墓左子男三
人漙翊衛司洗馬浹浤女三人長適洪守約將仕郎
次權豪一慶州府尹次金榮祖成均館典籍側室男
四人潛深沉溟女二人歸李士瞻鄭連宗漙生男四
人是樞生員是權進士是棁文四人長適吳汝
楫弘文館校理次金迺祖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次權
尚忠金錫重浹有一女適權豪精聲男是禎浤無男

以是梳後二女適生員金應祖進士申悅道內外孫
曾男女凡百餘人洗馬君以寒岡所撰行狀來示余
而言曰先公歿已久宰木拱矣而墓道之刻尚闕不
肖孤常以爲懼幸今述行之文出於此老此足以傳
信於後顧子就此而顯詩之經世以非所及辭命之
不置遂謹考其狀掇其大者而書之系以銘銘曰
先聖有言未見剛者在古鮮能況今愈下烈烈惟公
強矯天出志氣毅然物莫能屈端笏治朝其直如矢
或震之霆不喪其七法行于貴孰敢干正若虎在逵
狐狸遠屏張膻過海龍節在手約束陽侯平陸鯨鯢

蠻奴孔狡嘗我萬方侮我喘我肆厥跳踉公視若無
不動毛髮義奮言厲兇醜氣奪無平不陂國刳於兵
滄海橫潰地墊天傾公爲砥柱屹然東南仗劒沫血
誓亂是戡氣殫力竭中道而斃何德之剛而命之脆
公昔百艱天豈公阨烈炎燒玉乃以試德胡不少迓
降之大任嘗祿豐名天意則審嘉樹之原宰如其阡
公形在此公氣在天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
子師行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丁公神道

碑銘并序

萬曆丁巳冬牧使丁侯以先大夫状授經世而言曰吾先公之墓法宜有顯刻而紀實之筆未有所屬蓋不敢輕也歲月侵尋倏忽二紀于茲恐久遂湮泯無以信先德於方來惟吾子幸圖之經世辭謝不敢承至再而不獲命則竊伏惟念昔　先王戊子經世忝遊選班以朝夕侍公於銀臺且半歲是時　先王臨御已久而勵精無替選建賢豪不眩不貳蓋自廟堂館閣以至從班言路端人正士星拱林立以左右治化一時景征之盛輿論美之而數甚傑然則公兒

與馬經世幸及瞻其容範聽其論議得親且詳則是
猶足以承侯命而相茲役矣遂不敢終辭謹考其狀
而敘之曰公諱胤福字介錫其先羅州人有諱乞宗
仕麗朝爲檢校大將軍後遂顯高祖諱子伋官昭格
署令　贈禮曹參判曾祖諱壽岡恬靜不苟進嘗爲
集賢長燕山政亂託病閒居後事　中廟官至兵曹
參判祖諱玉亨兵曹判書考諱應斗議政府左贊成
世以孝義睦婣訓于家清名享德著聞當世妣宋氏
貞敬夫人郡守世忠女也嘉靖甲辰六月乙未公以
生幼而聰頴不凡而藝成丁卯中司馬其年登第選

補承文院副正字遷禮曹佐郎自是登擢日隆望實俱著歷司諫院正言獻納弘文館修撰應教校理司憲府持平掌令執義轉成均館司成甲申由司諫院戊子拜都承旨進階授兵曹參判己丑冬有湖南獘瘼讁及搢紳一時士類坐貶庶殆盡公亦以大司憲被劾罷　先王察其枉尋下敘　命言者理前論家食者數年壬辰倭寇深入大駕西行時公跌傷甚重不任執鞿紲間關扶曳積日夜至瑞興前不能及而賊勢已迫後自以世受　國恩爲喬木世臣一朝見

君父揩越而不克先後之却心悲慟遂成羸瘁疾闓
今　主上受撫軍　命駐伊川從間道就謁授兵曹
叅判亷衛至成川時有軍務須稟決宰臣當詣　行
在公病已痼殆無以自力而急於奔問自請以行到
嘉山郡病革遂不起十月十日也享年四十九權厝
于郡境寇稍退歸葬白川地後以土薄水淺恐有崩
圮憂移兆于龍仁蒲谷卯向之原公資稟粹美志行
醇實自在童丱服勤弟子之職逮從仕猶不怠供滫
瀡省寒燠一出至誠贊成公及事伯仲如事賢成有
姑寡居又母喪之遇宗黨極有恩義臨訃貧如不及

平居莊以自持未嘗色辞及其接人則又謙和樂易削去藩町雅性恬靜不妄交游其所與友皆一時正人好讀書公退輒開卷先賢格言左切於受用者逐旋劄記以備服膺尤喜論語手自繕寫靜時每端拱展讀居　經幄講說精確而盡其委曲在臺省持論平恕而不爲吐茹至其慈詳惻怛濟人利物又一生所存心嘗奉使嶺南時有刷還邊民之舉辨覈矣實寃號徹天還朝之日即以所見陳　啓全釋者多公之立心制行最其槩有如此而其位年乃不滿德論施報之理者惑焉公歿後十有三年　朝廷追録

宣聖爲從勳子好恭好善亦俱録法當推恩以故累
贈至領議政錫命之榮及於泉壤至是而向之惑者
亦少解矣公之配曰韓氏司憲府監察景祥之女媛
德娠賢爲世所稱先公歿追封貞敬初葬于高陽後
移祔公塋子男八人長好約生員授參奉次好恭正
郎好寬今興海郡守好善今尚州牧使好恕今海運
判官皆文科好儉好問皆大女五人長適
韓頊次適參判南以信次適李榮後次適弼善柳孝
立次適鄭文建側生男一人好益參奉生三女適李
佃李時華金壓正郎生四男二女男彦璿進士次彦

頊次彦璿爲叅奉後奉公祀女適佐郎曹佶餘幼郡
守生一男彦璜進士牧使生三男二女男彦瑜彦瑗
彦璧女適進士安獻徵一男二女男彦瑨進士生二男二女男彦
瑗餘幼嗚呼善人之報其在是矣何後嗣之秀且蕃
耶銘曰
既醇而貞既敏而靖亦敦于行施及有政孰豐其稡
以嗇其永天豈不定視此餘慶彼搖而福
維庭何有蘭茁玉挺謂天不定視此餘慶彼搖而福
匪祥伊青蒲原之麓有泉瀅瀅有鏡其珉過者必敬
贈議政府領議政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卷之三十八

萬曆丙辰春經世以罪待譴于都下一日延泉府院
君李公辱枉喆且言曰先大夫之墓木已拱而麗
牲石未克樹蓋有所待也今則諸孤已老矣光庭
又幸忝遴崇班封贈之 恩及於泉壤今式當備螭
龜顧得實而不華者顯詩之惟吾子圖之經世踧踖
不敢承歸則以狀授其弟楊牧公申前命益勤竊念
經世之生後耳目不得與前輩接於其言行志業未
及習聞二三而顧幸從公二子遊見其端潔雅飭醇
謹周詳眞有得於灑掃應對之學者而知公之所以
模範於家庭者有其本焉若是則猶足爲識其典刑

者而有不得終舜於是役矣惟是行遣未下請姑竣
後日其冬蒙　宥南歸得以收召魂魄則謹考其狀
而叙之如左公諱澍字彦霖其先延安人高麗時有
名襲洪官太子詹事其子孫世爲鉅卿入本朝有曰
貴齡相　恭定王其弟貴山觀察江原道是公之六
代祖也觀察生春川府使績性剛亢　恭定王欲以
翁主妻其子根粹遣鼓旗池和來簡遇之且引秸優
諺以對遂爲和所搆誣事將不測　恭定王以微時
交特貰死流昌原錮其子孫至公之曾祖諱仁文禁
始解擢大科位至僉樞祖諱垓三陟府使考諱慶宗

礪山郡守妣李氏　王子雲川君愼之女也公幼頴悟異常兒稍長能植志爲學未成童隨父任于鴻山縣縣有士人洪友成者棄舉業窮居沉潛經學公往從之受詩書三年業日進自是攻苦刻勵未嘗倉息嚼拈聖賢格言切身者揭之左右以自點檢蓋將進乎古人爲已之學而不專以決科爲心也年二十五中戊午進士游太學甚知名乙丑　文定大妃信妖僧普雨言設無遮會于檜巖寺經月乃罷未幾而文定上昇中外哄然皆以爲病由齋素欲磔普雨肉於是太學生上章討罪是時太學生名能文者甚衆

而首用公疏聲聞益彰徹一時名人皆慕與之交矣
酉夏用館薦除金吾郎秋　明廟臨類取士擢公第
四名有識相慶甲戌選補承文院丙子第重試丁丑
授承政院注書公之內子於洪相暹之夫人爲姪女
也引法不出適拜司正適鏡城缺判官　朝廷以公
兼通武藝不次授之臺諫謂爲太驟並司正改之遂
還槐院庚辰春復除注書尋以病遞夏陞宗簿寺主
簿高山驛當北路咽喉多苟役獘瘼日滋至是申明
禁令以公居之公至則一遵科條悉行祀禴污濫以
戢而凋瘵蘇焉壬午引疾歸驛卒立石以追思之癸

未拜司諫院正言時大司憲李墍大司諫朴承任副
提學金宇宏等交章論李珥以爲專擅紛更不便
先大王方眷注珥倚以易絃而三司言之不已遂皆
被挫斥公亦左遷禮曹移刑曹正郎冬出爲嘉山郡
守初不以內外爲喜慍盡心撫字未暮月而頌聲作
明年七月二日病卒于郡之東軒得年五十一八月
權返坡州悟理洞十月葬于礪山公墓南數百步卯向
之原與夫人柳氏同穴從遺意也公秉志篤實以禮
法自持平居必冠紳整坐雖盛暑無惰容性又剛方
嫉惡如讎見人過失必正言之後已人亦嚴憚其所

爲有不正則不敢今公知及其誠懇恒久而交孚則又莫不敬而愛之事親盡其誠先大夫性嚴難悅公能左右色養常得其歡每念先夫人早世悲慕不已遇手澤輒泣訓諸子弟最而有法尤以小學一書常諄諄焉其子弟自幼稚時無不誦習而服行之用心又謹密行步必視地遇蟻封不踐字畫必端楷雖忙遽未嘗胡亂觀於微細事而其所養可知也公卒之十有三年丙申府院公羽儀于朝官躋亞卿　贈公吏曹參判後累　贈至左贊成甲辰又贈勳純忠積德補祚功臣階大匡輔國崇祿位議政

府領議政延寧府院君則極人臣之榮矣世以公祿不滿德爲憾於天者豈非所謂不待其子而求之者歟嗚呼休哉夫人故靖國元勳領議政順汀之曾孫郡守師弼之女事君子無違禮未嘗有驕矜名事必稟而後行又能躬勤婦工以辦資用不以有無累君子雖值窮乏財物不苟取祭祀必備物一門以爲閨範先公七年卒贈貞敬夫人男二長卽迎原府院君次昌庭卽楊牧今爲分戶曹參議女一適大司憲南瑾府院先娶青松沈氏生一男二女祜及第嬉正郎柳成民佐郎韓亨吉後娶陽川許氏生二男四女祁

今忠原縣監禂幼壻進士閔光勳士人朴文彬洪宇遠季幼烋議娶皇山李氏生六男一女禕移祝餘幼壻士人鄭栻內外曾孫男女又十三人銘曰

剛德而愼僞才而敏天與公豐命于茖艾官且不大天嗇于公錐躬不贏二子行成珪璋望隆錫及泉宿

奚島是銘食報攸功無忘于善天命不舛請諗裔蒙

## 贈兵曹烋判郭公神道碑銘幷序

國家昇平百年城復于隍中外恬愓忘戰已久猝遇壬辰之變如河流橫潰泯沉濫衝決所過城邑不能爲蕭墻之防遂致三都失守五廟成灰自古兵戎之禍

未有慘於此者獨賴 先王禮義之化浹人心髓凡
列于士夫者皆知賊之不可從君父之不可背雖堅
脆不敵恇怯駭散而終無一人開門迎納詣壘投降
者至於爲國捐軀橫屍戰場者往往而有焉此又前
史之所罕也然其死也或激於倉卒意氣或迫於事
勢窮蹙則可謂之殺身而于成仁有歉焉求其無歉
於是者則指不能以屢屈而安陰縣監郭公卽其一
也公之守黃石山城也爲縣僅二朞而恩信惻怛已
孚於民都體察使李公元翼以黃石爲湖嶺咽喉賊
所必爭法當守以公忠實而剛毅且得吏民心宜能

守遂隸以三邑兵使扼其吭且以公書生不習兵令
金海府使白士霖助之戰公乃修治哨堞積儲糧械
爲死守計且與士霖約分城以守公守西南士霖守
東北明年賊大至門于南公躬督戰晝夜不懈士霖
欲棄城走陰使人餂之曰賊盛而逼豈不怖哉公厲
聲曰吾已分死無怖矣士霖知不可說乘夜縋下其
妻子卽與手下兵遁軍吏走報曰白公已逃請速出
公曰此奴訛言煞惑當斬使人視之城東北空矣於
是城中波析不可禁遏子婿及吏民等皆號泣以請
曰事已至此願早爲計公笑曰此城乃吾死所何計

之叟爲指軍器曰不可以藉寇命悉焚之明日賊登
城公毅然踞胡床神色不變竟遇害嗚呼不既從容
矣乎謂之無歉於成仁者非耶當是時棄城而不死
亡陣而享爵祿者前後相望公所熟見士霖之終不
仗軍律亦童子之所知也惟其能魚之辨素守於平
日而心之所安在於死職故視士霖如盜賊犬豕視
雨砲電刃如飲食裘葛不幢不亂終不開後門以死
嗚呼壯哉蓋公自冠深以後以死難自許一家文婦
等亦皆佩以小刀曰即有不幸以此自決是矣前伏
節數十日與友人別有詩曰廟堂平昔講經綸此日

男兒有幾人滄海血流腥滿地臨分相勗在成仁至
今讀之凜然有生氣其素定之堅確於此亦可槩矣
是以當時有識之知公者聞黃石陷莫不愕然失聲
曰嘻養靜其必死矣養靜非苟活者其志節之見必
於人有如此者公諱遵養靜其字也世爲玄風人高
祖諱安邦益山郡守以清白稱曾祖諱承華進士與
寒暄同游佔畢門祖諱瑛嘗在都下應舉矣已卯禍
作掃跡南歸杜門不出妻兄尹豐亨在銓地擬一官
貽書誚之竟不爲所汚幾及禍而免考諱之完姚草
溪鄭氏進士玉堅之女公自少嶷然有成人局量及

長從遊師友間知內外輕重之分則雖爲親在不免爲舉業實無榮達念親歿遂不復詣塲屋築書室扁曰存齋日處其中專精研究有疑則資之勝已亹亹不怠一切外物泊然不入心雖妻子凍餒夷如也壬辰金公沔糾合義兵公素相善佐軍幕補益弘多觀察使金公誠一聞其賢以軍勞上除自如道察訪癸巳兵荒甚餓殍滿野公管諸邑屯田事悉心經紀得粟甚多全活人不可記甲午秋朝廷按擢才俊以不次待公授安陰縣以去丁酉死黃石年四十七公之死也子履常履亨抱持公罵賊賊並斫之女隨其夫

柳文虎走出城夫曰棄父出爲夫也夫
被執何用生爲繌于樹以死皆公之教誨式穀能有
以似之也事聞　先大王懿之命並旌其閭贈公兵
曹參議遣官祭之履常俱贈佐郎慶主朝加贈
公叅判今　上卽位又遣官致祭軫其無後特　賜
守家人公天姿粹美性質醇慤忠厚樸實坦易明白
謙若不足而操執固與物無忤而取舍辨見人有一
善一藝誠心喜好必爲之奬成乃已遇鄉人俗子亦
不爲睦眇與之由由而終亦無自失焉家居篤於行
義事親盡其誠怡愉于兄弟睦婣于族黨教子女必

以孝悌貞信冠昏喪祭必遵用禮經嗚呼玆其爲守
死善道之本歟初娶全基達女生男二卽履常履亨
女二長卽柳文虎妻皆無子季適縣監姜遵有三男
五女後娶安守恭女無子始公之喪公之弟叅奉近
仗匿行入城收瘞于城外後數月葬之玄風縣西花
山先兆傍後十年諗于公之友朴君暹誌其窆閒又
以書及朴君誌來屬余曰吾仲氏之行其大者在人
耳目子無不知其細者朴君非華而不實者觀於誌
而可徵願得子一言刻石墓道使有以不朽惟吾子
幸惠圖之余惟公之不朽者自足以霆轟宇宙與天

壤俱獎奚待乎揄揚而又豈余之所及耶獨念公嘗
以勸相沿牒屢往來于尚之大夫士無不悅公之
德至今吃吃不離口余時糊口湖中未及際晤常茹
恨在心尚覬他日得一執贄宅交當歡如平生既而
聞公之死則宿昔之願不可得以償矣爲之潸焉以
悲而仰公所立又不啻如中河之砥柱則輒爲之收
淚而擊節焉士固有曠世而神交者況同時耶余於
公直面目不相接耳叅奉君之所以屬筆於余者意
必以是歟則又何可以蕪拙辭耶遂掇朴君之誌附
以所聞於士友者叙之如右系以銘曰

有氣浩然充塞宇壤人孰不受患不能養士方平居
說義說仁禍福所怵或奪君親不見義重但見生大
見豈不及咎在氣餒惟公所存剛大以直既見死所
如矢赴的勇往不顧嘗首莫奪形毀理全奚愧奚怛
父子四人樑棟三綱歷觀載籍孰此煒煌何彼不仁
謂公傷勇死於封疆聖所折衷黃石之山屹爲南紀
使山若礪公名不死

資憲大夫工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同知春
秋館事尹公神道碑銘并序

萬曆十有六年　天子以我　先昭敬大王忠於事

大篤於尊祖特幺所美凡我國　宗系惡名之見誣於姦人者命史館悉行刊正以昭示天下我　祖宗二百年來含寃受鑱不得伸雪者至是如江漢濯而秋陽暴方其　命之須也內而朝著外而鄉遂遠而至於窮山僻壤莫不歡呼踊躍霆震風行咸曰一哉王心何以能致　皇恩至此也於是朝議以衆情難遏請上尊號甚力而　先大王拒之甚牢近故工曺判書尹公時以玉堂長官進言於講席曰近日羣下之請發於揄揚德美之誠實非唐宋間崇飾浮文之比然　殿下之謙讓不居又是聖人之心書之信史

作法後王其爲盛美豈不萬萬於徽稱乎且放勳重華乃史臣追述之語而 啓辭中援以爲證此非徒誣 聖明乃是誣堯舜也典謨文字乃敢驅率以從已意末流之弊將不可勝言矣追則又與同列上劄論時事其中一款有曰益崇謙冲以示有德不居之美正指此事也聞者壯之以爲是眞能愛吾君也其明年爲左承旨又上劄請建儲副援引古今指陳得失縷縷數千言不避忌諱都下傳誦竦然縮頸其略曰臣於去年秋以建儲當早達之 楊前不敢知

殿下其樂聞之歟以爲厭聞則惡言嗣

事非　聖主之所宜有以爲樂聞則逾時越歲未有
指揮臣竊憂之古今天下治亂相尋而儲嗣不定其
禍尤酷陽生出秦孺子死駴瑩緩交爭魏室中分
殿下慱觀前史豈不惕念於斯乎我　明廟癸亥失
東宮乙丑屬意　殿下之去癸亥僅三年矣是
時　明廟春秋又少於　殿下之今日麟趾之慶不
至絶望而猶且汲汲焉爲其爲　宗社慮至深遠矣惟
其大計素定至于丁卯奄遭大故而國勢妥帖人心
不搖此乃　殿下身親經歷者也奈何君臣上下遲
延姑息苟度時日脫有難處之事遽出於所不可言

者則臣未知誰將善策以濟　殿下之家事乎且臣前以教養　王子之說懇懇於　殿下夫對父兄而言子弟之過於敬以下且不敢況於君父乎特以今日事勢不容但已不得不悉陳焉　王子年皆幼弱血氣未定日使之聞正言見正事猶懼其居養或移德性難成況可導之以駁雜乎記曰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事人然後能使人頫　殿下常以此言啓迪之　宗社幸甚劄入不省又後七年則公年五十三矣氣已衰矣更歷世變亦已多矣而一日於引對　啓曰國運不幸島夷作孽　廟社爲墟　陵及

陵寢此萬世難雪之痛也以　殿下聖明而遺此大
變故其所以引咎責躬感動人心者宜無所不用其
極竊念前日徽號特爲羣情所迫而本非　聖心之
所安今宜亟行刋去仍下哀痛之教布告中外則當
初沖挹之心在今民損之道可以兩盡而無憾矣與
元一詔尚隕驕將悍卒之淚況以　殿下謙德實心
將之則遠近瞻聆感悅思奮爲中興基本者必不小
矣　上歛衽獎歎曰卿眞忠臣也予意正狄當從之
卽下　廟堂令擧行喪亂以來　上意忽忽不樂常
有內禪之念大臣恐因此激成遂宛轉寢其事嗚呼

世徒知公之前後進言爲人臣之盛節而不知 先
大王眷遇之隆能使公忘死爲公之爲應教也論王
子第宅之踰制請損間架其後 命撤義安君宣廊
嘗夜對傻殿捧觴不能飲既跪良久 上問曰奚而不
飲對曰小器已盈天威咫尺恐失儀度 上莞爾曰
予聞禮尊者賜少者賤老者不敢辭況君賜乎雖醉何
害其從容款洽有如家人父子其以承 旨歸覲也
下諭方伯令優致米豆以爲老母榮其爲副提學也
邊帥 引見曰 特命入參辭以越例未安則曰君
臣之間情如父子雖一日十見何妨論宋言愼之彈

黃廷彧非有攻擊之意則　上爲之釋然曰得長者
長壬堂予無憂矣其以湖西伯陞秩也命登對優殿
問曰久不見卿聞前在尚州盡心治民亦嘗得人焉
爾乎公以鄭國成尹璜對卽　命除二人職噫夫如
是公安得以不盡忠以報也而況奬忠之教綸發憲
長之　命旋下尤足以見　聖人弗咈之德而議者
或有以未見顏色病公者不亦鄙乎經世於其日亦
以講官忝侍末席進拜稽顙言曰人臣之所難言而
尹國馨畢其說人主之所逆耳而　聖上嘗其忠古
人所謂君仁則臣直臣於今日尤嘗其然矣蓋感

先大王容受之量有以來直言而服公忠讜之誠愈
往而愈不衰也公諱先覺字粹夫小字國馨後因避
忌以小字行坡平人高麗初有名莘達佐太祖爲三
韓壁上功臣至文肅公瓘勳業懋著封鈴平伯公其
後也高祖諱岑刑曹參判曾祖諱廷霖利城縣監贈
崇敦寧府正贈左承旨祖諱希麟 先大王在潛邸 明廟置王
吏曹參判考諱希麟 先大王在潛邸 明廟置王
孫師傅 命擇授學行老成者首膺是選率官慶山
縣令 先大王特贈左承旨後以推恩加贈至吏曹
判書妣韓山李氏參奉曄之女牧隱之六世孫 贈

貞夫人繼妣廣州李氏忠義衛餘慶之女封貞夫人
公以嘉靖癸卯六月二十五日生九歲能屬文十九
陞上庠風姿秀茂神識凝遠偉然有公輔器　先大
王即位之元年設大科取士得公於內科識者慶之
由承文院陞禮曹佐郎移拜司諫院正言自此十餘
年間聞望日盛三司兩銓靡所不歷所在思盡職不
爲苟榮計癸未間士論歧貳是非分裂公久在東銓
秉公不撓時議不能樂遂引疾歸以校理　召不赴
甲申拜清州牧使不數月罷歸是冬敘拜掌樂院正
乙酉還玉堂是時　先大王臨御已久而好學不倦

日與儒臣講論經義商確治道一日命各加一資陸一座公以副應教陸應教曠世恩數時人比之登瀛丙戌由檢詳陸舍人遷司諫典翰丁亥以直提學陸承旨冬授副提學戊子病遞拜大司成未幾還副提學尋拜左承旨已丑特授尚州牧使時劉入覲數日矣三司皆爭之首相柳公坱亦上劄請緩不得命至州政尚寬大不苛而事理民甚優之秩滿拜忠清道觀察使壬辰後人大舉入寇進階嘉善兼巡察使是時昇平百年人不知兵所在奔潰不踰月賊由鳥嶺而湖西直路見刻於兵公方措授諸將分擾形便

以爲捍衛之計而京城已失守公又病重不勝事矣
論者咎之削奪公官爵甲午蒙敘爲判決事乙未拜
兵曹參判乞免就西樞俄拜大司憲又以病辭丙申
出爲驪州牧時西厓柳公居首揆撥亂爲已任大小
筹畫必與公協議浮言煽動將有傾陷之漸遂力求
補外題目下人皆駭歎明年以病歸戊戌拜漢城府
右尹遷刑曹參判是冬言者攻西厓不遺力斥逐以
去而翌年春公亦見構罷不叙自是屛居江湖者凡
六年未嘗有怨尤色築小屋扁以恩省次金慕齋兄
弟三絶韻以寓咨恩省愆之意乙巳叙復判決事丙

午移左尹丁未又就西樞明年戊申 先大王上昇
廢朝初拜左尹兼同知春秋移授户曹叅判遷大司
成大司憲弊遞拜刑曹叅判尋以特旨陞工曹判書
復授大司憲庚戌再判工曹二月丁内艱年踰不毀
而執喪以禮饋奠必親雖寒暑不撤受練未久又服
長子斬摧傷數月猝發風病以八月六日終享年六
十九訃聞命輟朝賻賜祭官庀葬事十月窆廣州
馬川南漢山之下公爲人重厚有德量喜怒不形以
忠信立心以謹愼持身與人言坦蕩明白無一毫修
飾見人有善稱道之如不及聞人過惡未嘗出諸口

及至臨政處事剖判是非則又毅然不可奪雖愚夫
望之知其爲君子雖媢嫉者終不敢指爲邪人也生
半月而母夫人卽世平生以不識慈顏爲至痛聞人
呼孃輒嗄咽泪下事後夫人極其誠孝年老位尊而
執子職不少懈人皆以爲不可及遇宗黨以恩周窮
恤患必盡心力雖窮鄉遠族來謁親亟無間訓諸子
不立程課諄諄然教以義方授書遇義理邪正處則
必反覆譬曉以極其趣及二子登第並有聲望則深
以盛滿爲懼稍遇要地輒避不居嘗語諸子曰吾旣
位至宰列汝輩俱通華顯此豈薄德所堪惟憑然兢

惕無犯招損之戒則幸矣素性淡泊不喜紛華聲色
戲玩之具不近於前平居惟繙閱書史與子婿兒孫
談說古今以自娛立朝五十年清修一節終始不渝
未嘗經意產業已亥罷官無所歸寄寓人家明年始
買田以居之自笑曰吾之求田問舍可謂晚矣婉貞
夫人平壤趙氏經歷琇之女領議政文忠公浚之六
世孫也降于嘉靖庚子四月二日年二十一歸于公
宜敬盡道終始不替貧窶之憂請囑之私未嘗出諸
口公深敬之孝順于舅姑奉祭祀極其誠嬰飪必躬
視未嘗以疾病廢戊午聞 國母幽閉痛割于心若

遺親喪每壽宴戒諸子請之則雖勉從
不樂也有一宰臣求昏于女婿家夫人以其人嘗置
嫉辭不善以累　毋后終不許其識見之高制行之
正士夫有愧者多矣既聖聰明知思與盛年無嫉毋
朝夙興梳洗終日端坐手不釋文工公歿哀毀踰禮
制除猶素服以居考終于天啓辛酉八月十二日壽
八十二祔葬于南漢癸亥閏十月六日俱遷于楊州
長興里道峯西麓癸向之原同穴而窆就先兆近地
也子五男一女敬立文科忠清道觀察使義立文科
今爲慶州府尹貞立進士前豐德郡守禮立德立皆

業儒早夭觀察使權盼其壻也敬立娶僉正李好
約女生二男三女男曰仁啓監察曰世徵爲禮立後
女適判書金蓋國郡守任孝達忝奉李志一義立娶
正朴文榮女生一男四女男曰仁迪早夭女適正郎
黃濡縣監安鉉進士朴以章監役李孝一後娶牧使
鄭熤女生三男二女男曰世獻世亮世蓋女幼貞立
娶學生金大復女生一男曰世耆進士權盼生二男
二女男曰儆正字曰倜佐郎女適翊衛李如一進士
睦樂善內外曾玄孫凡七十餘人經世少忝蠶坡得
累月侍公於銀臺蓋嘗過蒙獎許折輩行以接之後

與公二子定交於寮寀之間則夤緣納拜於門下者
又有年矣府尹公纍狀在服之日以墓道之刻泣以
請實以受知深而覩德孰也義不可以筆力不逮辭
遂叙次其槩系之以銘曰
人之愛君乃厥恒性豈由外假帝畀其秉惟愛有大
責難爲大何彼具臣以順爲愛君可亦可君謂之和
縱利于身負國則邪偉哉公謇謇匪躬追思補過
進思盡忠與于君恐不克舜惟其愛深是以誠盡
公之降生考夢有祥有韓奕鄧滿墀傾陽錫之嘉名
以徵厥初丹心炳炳永終其譽弘毅之資清愼之德

先王所篤國人所式謂必登庸胡不救遺老成云亡國步茂資道峯西麓有寧其宮公歸奚憾後人之恫

雙節碑銘 并序

雙節碑者孺人韓氏及其小姑鄭氏並命之碑也壬辰之亂二婦人隨家長避兵于所居之北大洞山見石崖臨江峻削而陳下高可數十丈相與語曰脫有不幸此吾二人判命處也聞賊來則必伏匿於其傍一日韓氏中夜而寤語族媼曰夢一婦人與我十髻是何兆也媼曰髻首飾也而得之必吉韓氏歎曰已到此地有何吉事惟死得其所則爲吉矣居數日羣

議以爲此山背有賊路前阻大江甚非善地雖有小險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遵而去之韓氏與小姑泣謂其夫曰何計之誤耶賊之焚掠四出其善避不可必與其中道遇賊見斫於賊手曷若自投於深淵爲潔而全耶今舍此欲何之乎強之則須臾怒執不從翌日賊至遂相携投入江死嗚呼人之所怖莫大於死惟其怖死故百事無是處滔滔者世皆是雖平日讀書談道理行行然以士夫自居者率然撞死地鮮不錯亂喪所守其或事機稍遠可容思量就避而能不爲利害所動預擬死所視之爲樂土而不懼者又

千萬人僅一人矣而二婦人乃裕爲之非清明之氣粹美之質貞固之德得之稟而守之專其能之乎吁其烈矣方其走而赴淵也韓氏姑鄭氏母也急呼之曰老身在汝輩何往啼號而已無及聞者莫不隕淚二婦人既死舉家轉避他地欲留一奴收二屍莫有應者有名命春者泣前跪曰隷也不得吾主屍無以復見矣時賊之往來沿江出伏以求之鄭氏髮長委地且未笄矣去溺所未遠髮繞柳而止韓氏惟蔽面衫棲於樹而已既命春爲賊所獲呼里人謂曰我竭力求主屍七日不得今死矣汝可歸報吾主遂不

屈而死亦烈行所感也二婦人平居以孝順俱爲宗
黨所稱死時韓氏年二十四鄭氏年十八矣事聞
朝廷懿之　命旌其閭韓氏子炘恐棹楔之不足以
傳久立石以表之索余文以記之余以爲國乘可放
口碑可徵無待乎贅言遂略叙其事而并録其世系
于後使刻之以竢自附於古人稱人之善必本其父
兄之意云韓氏籍清州高麗開國元臣太尉蘭之後
考諱荇鄭氏籍東萊高麗左僕射穆之十六世孫考
諱湜兄榮後卽韓氏之夫弟榮邦皆士人有志行銘曰
生固所欲苟生則辱死豈不惡善死則樂人受哀於

上帝孰羞惡之無秉哀慾熾而理晦紛厚身而虧行
有齊二女獨全大毋婉婉兮弱質烈烈兮義士有夫
兮相將有毋兮爲賴知此死之未忍奈此節之不可
況蒼崖立兮如削江水黑兮千尋嶔相持兮投空璧
蘭共折兮二壁同沉馮夷驚兮波汹湧天雨泣兮日
光愁非倉卒之遽決寔同心之豫謀片時兮舍命萬
古兮流芳豈有意於流芳非悲傷感歎而人自不忘龍
之縣兮洛之浦曰伊人之故里鏡貞珉以詔後必有
泫而有泚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碣銘

通政大夫户曹參議韓公墓碣銘并序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秋七月久庵韓公考終于漢師西郊勿移村之私第訃出賢公卿大夫以同道慟經生學子以考德傷雖平日異好惡不相樂與愚無知如吏胥之輩亦皆齎容歎惜曰善人亡矣所泣君邑父老士子爭來致奠或慟哭之甚哀君子以爲公之得此於人蓋有道矣質端而氣和言温而貌恭其慈祥足以利物其惻愠足以動人其秉心平恕幾乎所謂

無怨惡於一人是宜其死之哀而其沒之不忘也嗚呼此可謂善觀公者而公之所存則又有非此言所及者公諱百謙字鳴吉其先淸州人有名蘭當麗興初勳壁上三韓爵三重大匡位太尉子孫世冠冕有以功業顯有以德行名相望於麗乘入我　朝有名尚敬策開國勳官至領議政諡文簡議政生咸吉道觀察使惠觀察生左贊成繼禧贊成生漢城府判官諱士武是於公爲高祖

善郡守　贈左贊成曾祖諱承元旌善郡守　贈領議政考諱孝胤以禮治躬爲時所重不幸早世卒官鏡

城府判官春秋館記注官
贈左贊成妣貞敬夫人
申氏麗朝忠臣壯節公崇謙之後禮賓寺正健之女
也公生有美質幼而聰書年十七八嘗求道之
志聞習靜閔公純隱居行誼以古道訓後進造其門
請教閔公與語而愛之乃告之曰子不聞朱夫子之
說乎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録詳之
作聖根基不外二書士欲爲學當從此入頭去公惕
然感發遂從而卒業得聞學問工程師友淵源甚親
切雖嘗隨衆作舉子陞上舍所重不在焉庚辰丁外
艱外除纔閱歲又受重玉母憂積年煢疚絕無外誘

乃得專意於窮格之功先取啓蒙書俯而讀仰而思沉潛觀玩夜以繼日其於象數之原變化之妙蓋有心融神會欲罷不能之味自是弃去科業杜門下帷大用力於義理之書上自六經語孟之旨下逮濂洛關建之言無不漸漬繹及復參考其研索之精見識之透已非世儒所及而專於爲己恥於求聞常以韜斂爲務故人亦鮮知爲篤學之士也丙戌有薦者授中部參奉尋擢出慶基殿未幾又擢　宣陵病不就已丑逆獄起柄讞務入人一時縉紳多見誣蔵公坐在湖南與震吉相知被牧栲幾死責配鉄二字壬辰

蒙大霈路梗不得歸適有邊民煽亂以應倭宦當遣
散莫能何問公與同謫一二士人灑泣號召得首惡
者誅之一方以定事聞行在特敘為內省直長明年
始趨　朝移拜漢城府參軍甲午　先大王開講筵
命進讀義易寔重恢更始之初也誼幄諸公共薦公
精於易學請破格入侍以資講說　上許之事雖中
寢時以為榮大臣意公才建請勿拘資格以十條取
士以備撥亂之用公以有學術識時務應首選擢拜
戶曹佐郎尋移刑曹出補安岳縣監治常最陞授咸
從縣令安岳民詣公車號訴　命增秩而仍之已亥

有不便謝病歸庚子以刑曹正郎除寧越郡守辛丑
弟尚書公貳體府臨本路法應避遞授工曹正郎
先大王以周易傳義互有不同句讀音釋當須兩存
而學者偏主程傳　命聚中外儒臣設局而釐正之
未出身與其選者公與洪公可臣鄭公逑數人而已
尋以　詔使將至停其事出公爲延安府使　詔使
回馳驛　召還陞司道寺正討論商訂之事多出於
公事完錫一等宴時公已赴任淸州特命進叅亦異
數也甲辰本道上實績下　教書褒之進階通政丁
未考滿入爲掌隷院判決事遷戶曹叅議戊申　先

大王昇遐兵火之後儀軌散失禮官當大喪倉皇罔
措大臣知公習於禮趣令入治殯殿事龍斂諸儀賴
以不愆時貞敬夫人享尚書公榮養在平壤府不安
節公呈告馳省上章乞解職因極論貢物之弊爲生
民大瘼並陳改絃之策節目甚詳事下　廟堂李相
公元翼方聽總已善其言建置宣惠廳先試于畿甸
至今畿民之按堵息肩實自此始五月丁憂庚戌服
闋例授西部喟嘆歎曰吾素多疾病不樂仕進今老
矣親又不在盍亦從吾所好以終餘年耶先是尚書
公買田西湖下水伊村以餉公公築小屋以居至是

就其地闢書室日處其中温理舊業以益求其所未至則造詣愈深而樂愈眞矣遂改村名爲勿移作記以見志辛亥冬除坡州牧又不欲偃蹇黽勉赴之未幾解紱歸至癸丑之夏尚書公被重譴則益無意入世歲坡州解由於家却掃深居絕口時事日與子姪輩談說經史紬繹義理甁粟屢空而晏如也越二年以流頭日薦時食家廟因傷暑疾革遂不起享年六十四尚書公挈其孤以喪東用是年九月葬于原州治西佳麻島先兆次用顧言也始贊成公既歿公幹家蠱奉貞敬夫人承顏養志無不曲盡室妹未笄者

四人教養有方婚嫁以時王母夫人亦在堂期功
滿室而能左右周旋未嘗以事育之具少貽貞敬憂
常慕張公藝之風欲與九族同居略倣司馬家儀草
成一書以爲制財用給衰飯之規雖力詘勢拘未克
如意猶與尚書公半世同財娣姒僮僕皆服其誠家
庭穆然處事制行動以古人爲法如冠婚喪祭之儀
則必博考禮經務要情文兩盡平居終日端坐凝神
靜默雖讀書聲不出口望之莊重若不可親而及其
接人則和平樂易披露誠悃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
如遇後生小子則爲之陳說道義其言明白懇惻簡

易條暢叩詣西端必欲其入於善蓋其好善之誠無
間人已故其爲郡邑亦以是心行之與學講武必先
教養治民御吏一以恩信未嘗以鞭箠督責爲務凡
有施設必拳拳於遠圖而不欲求效於目前故方當
國家多事競爲嚴急之日能體統相維情意交孚事
集而民不怨規模布置常爲後至者所取法公爲人
恬夷簡靖若無所能而見諸行事必詳密有條理窮
經致用之力也公之學以思爲主字求其訓句求其
義錯綜處欲其融會疑晦處欲其破綻窒礙處欲其
通透反復研窮不得不措嘗謂六經文字爲註疏所

賢所論亦不苟同如論孟子怨慕章曰孝子怨正所以慕其親自與不敢疾怨別是一義故此章及小弁章皆先言怨意而歸宿以慕字孟子之意斷可見矣豈獨子之於親爲然臣事君女之先唱而人不以訕上終風離騷所以爲忠臣節女之不遒乃漢家深文非先晉夫疵之也怨望之律擬之不忠享之意也眞所謂發前人所未發而有功於世教者大矣在北塞艱危瀕死猶以書籍自娛有生死相殉意方徹懸尚書公侍即以死生之理則公氣已

不續而猶舉大易原始反終之說作喉中語以應之且曰吾誠不自遜於書有一點明處恨病不能自力止於此耳其終始典學之誠顛沛不貳至死炳然嗚呼眞可謂篤好矣所著書若干卷藏於家其言理到多可傳者啓蒙撰著辨多方解醜風說等篇又皆立言於先賢成說之外雖其精粗淺深有不可易言高童思力索之功開卷者當自知之矣公先聘綾城具氏士人思仲之女未一年而歿再娶咸昌金氏散階廷俊之女有一男一女男曰興一進士娶判書吳億齡之女女適士人洪非卽寧原君可臣之子也公卒

之五年尚書公在謫所以書來徵銘於經世曰知吾兄者多矣其深者莫如子幸卒圖之噫經世從公遊久聞所未聞者甚多覩異日學以進得以就正今已失所圖矣惟是直叙平生以告來世乃不華者之責其忍辭諸謹掇尚書公之狀而參以平日所見聞書曰

其大者如右系以銘銘曰學此曰學之本我繹思之溫恭德基大雅有訓昔公舉此曰學之本我繹思之寘其旨哉與說言合志遂修來既而覩公乞銘斯語思學兩進謙謙作所幽明鉅細索丘典墳靡賾不探會之一源既有而實若無若虛神明內腴和煦外噓

人悅其光莫窺其蘊其蘊伊何可施而運小施于邑
兆而未究卷懷長逝在公奚疚莫久匪言不朽者存
後欲有攷徵此刻文

##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李公碣銘 并序

嘗聞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觀於 贈參判
李公而信斯言之不誣矣公家甚貧不能了伏臘然
未嘗殖貨利營貲產惟課僮僕力耕稼給一家衣餌
不給則以耀繼夷然不爲意資二子游學不問遠近
惟有德是就方二子幼稚時即令離膝下從師不欲
遠則撫背而詔之曰固欲汝輩常在側但讀誦須口

軟過時則勤苦而難成歸寧則與餅餌嗜之不許宿
留曰爲學最忌間斷可速還門館既有知則常寧
之曰吾少失學老悔無及汝兄弟若不勗吾先業替
矣夫人賢又能不爲有無慮爲二子迎致賓友有剪
髮之風二子由是能勤學敏求日遇月征嶷然以文
學行誼見重於人其家又大肆力於詞章取科第歷
清顯諸孫滿堂雍容棚雅以詩書爲業入其門者舉
目知李氏福祿方至而未艾皆公之所封殖也嗚呼
韙哉世之爲不仁積金帛立子孫產業者較公所得
其相去又如何也公爲人眞率愷悌無一毫修飾少

孤奉慈闈盡其歡撫養七男妹婚娶以時諸弟有不
檢以誠意教導之不加恚咎待人和以恭無道不報
遇有窮乏者斥其有以周之公諱守仁字春卿其先
興陽人世爲簪纓曾官封事蹟詳在家牒今不著高
祖諱堰爲南原府　光廟以御札奬淸白陞尹全州
府旣去民立生祠祭之曾祖諱壽川司憲府執義祖
諱兆年儀仗庫判官考諱琢不仕妣商山金氏集賢
殿副提學尚直之後公初娶金山金璉女未廟見而
歿繼娶于其黨再聘高靈申氏諱守涇之女　贈領議
政檍之玄孫卽所謂賢夫人也二子曰坱以生員累

薦爲洗馬爲察訪不能俯軋棄歸曰坡嘗爲弘文
館校理一時竟劄皆出其手一女　贈主簿李茂男
其壻也察訪娶安守仁女生男長一圭次德圭身圭
女適金思校理娶文秀民女生男長大圭進士次元
圭女適李蘵再娶具忠胤女生男文圭光圭貞圭女
適趙興遠其一幼側出男山圭主簿有一女適權景
行公生于嘉靖甲申不淑于萬曆壬辰鞍嶺之兵中
夫人殉焉合葬于酉川南岡先兆次卯向之原初
朝廷降恤典　贈公宣務郎司贍寺主簿後以季子
再忝宥從勳推恩累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

知義禁府事金氏申氏俱 贈貞夫人始公負困有
相者過之曰子無恨後必有以子貴受恩錫至是果
驗經世與二子相善如兄弟亦嘗升堂展拜執子弟
禮矣二子屬以銘不敢辭銘曰
有子難才有才難穀公毓其英又勗以學既龍既裘
終食其報簪纓再赫圭璧非寶瞻彼西麓回溪之滸
有窈其宅有蔚其林公生所居公歿而藏以燕以庥
後人其昌

中直大夫成均館司成金公墓碣銘并序

公諱冲字和吉姓金氏商山人高麗門下贊成事諱

匪躬之後也贈成事諱鳳臣善山府使諱
謙集賢殿副提學諱尚直內苑署令諱愼知世爲舊
纓冑令卽公之高祖也曾祖諱克孝副司果祖諱三
山不仕考諱顯自號畏齋 中廟己卯歲以慕古尚
志學問醇正被公薦登賢良科授成均館典籍妣宜
人鄭氏士人俅之女以正德癸酉生公幼學于家
庭以文藝自治歲辛亥 明廟祀先聖取士公擢第
一卽拜成均館典籍尋主太常簿遷刑曹佐郎司憲
府監察癸丑佐海西幕兼春秋館記注官甲寅秩滿
對移湖西不久而罷丙辰還判咸興府己罷還遷

成均館直講歷戶曹正郎承文院校勘辛酉出宰平
澤縣乙丑棄歸丁卯復爲戶曹正郎遷奉常寺僉正
成均館司藝戊辰守堇溪郡己巳罷辛未遷成均館
司成授繕工監正壬申四月哭長子甚毀十一月病
卒于京第享年六十明年三月歸葬于長川楸洞辛
坐乙向之原先兆次也公廉潔簡拙與人面冷平居
無諂諛徵逐意立朝左不爲趍承干謁事有以關節
至未嘗曲徇以此所如輒齟齬或遭媒孽素不飲視
酒如酖在湖幕以沉酗見彈聞者笑且歎公亦終無
俯仰意所居西五里許得一丘愛其溪流清淺樹木

蒸蒨自平澤歸結小茅屋取足容膝牓曰西臺草堂日嘯咏其中欣然自得不知麤石之屢空軒冕之可慕也平生喜吟詩左丘於小絕寂寥而有餘味頗爲人所傳誦散逸不收今有一卷藏于家又嘗手記所聞爲一書名之曰西臺異聞録亦失於兵淑人豐德張氏縣監世綱之女高麗金紫光禄大夫孟卿之後後公十七年歿合祔公塋亨年七十三子二男之岱之行四女士人權以中縣監金覺生員邊慶長進士辛鳳瑞其壻也之岱娶宣務郎潘士濂女生一男繼生員之行娶忠義衛安湜女生二男縝絳一女適崔

嶽外孫男女凡八人曾孫男詰餘男三女二皆幼公之男季君在世時厚與余游嘗以銘公石見托諾之而未成其子姪等復以請遂略叙官系行治以寓懸劒之心繼之以銘曰

有受其噬人則以爲恭也有乞其藍人則以爲忠也公不能此宜其躓而窮也人謂公窮公乃自以爲通也西臺之水清且恬兮宛若公之容也楸洞之宅窈而深兮寔惟公之宮也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金公墓碣銘 并序

金之氏於義城者爲東韓望族高麗時有名龍庇仕

爲太子詹事其子宣爲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
子孫遂爛赫凡歷五世至公之曾祖副知承文院事
諱漢啓皆以鉅卿達官名于世惟公之祖成均進士
諱萬謹考秉節校尉諱禮範始隱不仕公之妣曰寧
海申氏郡守命昌女也公諱璉字瑩中生而岐嶷幼
而知學伯姑婿權公幹有家行以孝悌教人公甫成
童即往受業既冠聘驪興閔氏則閔氏之季父曰世
貞乃 中廟朝賢良科及第已卯名儒也公又從之
游得聞當世諸君子緒論自是聞見日廣藝業日進
游太學入上舍駸駸爲輩流所推許尋棄舉子業卜

築于臨河縣之傅巖以訓後生爲事闢書堂一區聚
子弟及鄉之蒙士于其中立科條程督之提撕誘掖
備盡其方積數十年不輟學徒稍盛絃誦聞一境公
之五子三人取大科二人升上庠皆及公康健時爲
公之榮歲時省覲華筵列于滿床觀者嘖嘖歎歎始公之
生也進士公奇愛之小字以文會曰是孫必能昌吾
門至是而果驗焉公居家奉二親甚謹省寒燠供湆
澣務盡其歡喪而致哀廬墓三年友弟妹篤至分財
產不置券家庭無間言撫育甥姪如已子其貧不能
嫁娶者悉力資遣之左致誠於祭祀齊之日飭內外

無得譁眾之曰肅敬將事常曰祭祀不謹則祖考不享亦人家興替之所由也可不謹乎至於淫祀非鬼之事則又憤疾之若浼已巫覡不敢入其閭縣之南山有祠俗傳高麗廉興邦乃其神巫覡葺倚以作妖肆爲誣惑公馳往數之曰汝以前朝巨奸死有餘罪豈可容汝不靈之鬼以惑愚民乎即毀撤之俗以稍安嘗語諸子之仕者曰事君之道當以積誠見信爲先然後犯顏而能入又曰人寧直道以死不可枉道以生汝等爲君子而死則吾視猶生也爲小人而生則吾視猶死也晩年遊寧海之青杞縣愛其山迴水

統有耕釣之樂遂遯家而居之課童僕力農桑以自給每遇佳辰令節黃鷄白酒招山翁溪友相與爲眞率酒數行輒命射先決拾呼耦鶴髮童顏昂然正立發必破的一座皆驚以爲地仙焉臨命怡然謂子弟曰吾年逾大耋天飴我享矣復何求哉公生于弘治庚申歿以萬曆庚辰得年八十一葬于臨河縣東景出山震向之原與閔氏爲前後封閔氏故左議政齋之五代孫秉節校尉世卿之女得婦道甚先公三十四年年若干而終公歿後十二年壬辰公之男誠一爲慶尚右道節度使推 恩贈公嘉善大夫吏曹參

判兼同知義禁府事閔氏貞夫人公之祖若考曾有
贈知式又後十四年丙午　朝廷以誠一討賊有功
錄宣武原從勳一等加　贈公資憲大夫吏曹判書
兼知義禁府事鳴呼公之榮於是而益顯矣男長克
一內資寺正以詩鳴次守一成均生員自如道察訪
次明一成均生員早卒次卽誠一有德行有事業後
學稱爲鶴峯先生季復一昌原都護府使女長適柳
城次適成均館直講李逢春季適柳瀾庶男衍一庶
女二內外孫曾男女凡百餘人公之孫參議涌於經
世爲執友一日以狀授經世而言曰此吾叔父鶴峯

公所狀吾王父之行也諸父爲王父具麗牲石請銘於西厓諸而未成諸父相繼淪沒西厓又已下世涌等既悲且懼思以累吾子以成諸父之志幸卒圖之余辭謝不獲追而讀其狀則其末有曰府君身居畎畝名不顯於世雖有隱德人鮮知之知不知雖無加損於府君而人子顯親之心自有所不能已者若其溢美以取譏則又諸孤之所大懼也嗚呼是足以傳信於百世矣後生晚出何敢瞽辭謹撫其大者如右而系以銘銘曰

孰不愛子患不能誨亦或誨之久則必懈能誨能久

惟公能愛不爲小仁害匪亟匪徐有秉無改
皓天不忘俾倉所溉既中既才亦騰其稿公在高堂
庭鳴玉佩封植之澤逮茲未艾維公有行我最其槩
孰不可書維此左大景出之麓江源滅滅我銘斯闕
以詔來昧

弘文館應教金公墓碣銘并序

公姓金氏諱光煒字而晦系出順天　國初佐命功
臣議政府左議政平陽府院君諡襄景公諱承雯之
六代孫也高祖諱若坰　贈嘉善大夫刑曹參判兼
同知義禁府事昇平君行通訓大夫繕工監正曾祖

諱粹洪　贈資憲大夫户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順
天君祖諱舜臯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知訓鍊院
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平陽君考諱琛禦侮將軍行
仇寧兵馬萬户妣淑人元氏通訓大夫承文院判校
兼春秋館編修官諱壽長之女公以嘉靖辛酉八月
壬午生幼有美質及長肆力於文字擅名場屋萬曆
庚寅中生員第一進士第二文科乙科由承文院轉
藝文館選承政院注書自是聲名日盛歷敭淸華在
玉堂爲著作爲副修撰修撰爲副校理校理爲副應
敎在諫院爲正言爲獻納在憲府爲持平爲執義在

銓書爲佐郎師儒於國子則直講也司藝也司成也侍講於
六年入莫以食浮病之庚戌秋在王堂病疸與歸鄉
曲十一月丁巳歿于豐基郡谷里之私第年五十明
年葬于加棲山艮坐坤向之原公持身謙謹待人和
易處事平坦未嘗爲崖異之行鋒頴之論而及至是
非所在則又不肯苟同而詭隨故嘗授持平不就爲
尚州提督自銓書乞養爲與海郡守亦庶幾處之略
不形之言色平生觀書博覽經史手不釋卷至抄節
爲書數十卷要之可以行于世未卒業而歿余聞爲

善而食報者不大于其身則必于其子孫當於公之後徵矣公娶咸均生員李仁壽之女生男曰慶後女二長適進士呂姬弼季適幼學黃有漢孫男一女三長外孫男五女四皆幼銘曰

醇者質淑者性遜者言勉者行愁而不祿奈何命

縣監李公墓碣銘 并序

公姓李諱寯字君美氏眞寶高麗末縣吏碩試司馬生子子脩以文藝取科第官至判典儀寺事從鄭世雲討紅巾有功封松安君公於碩七代孫也高祖諱禎善山府使贈户曹參判曾祖諱繼陽進士贈

吏曹判書祖諱堉進士　贈議政府左贊成考諱灌
司憲府大司憲嘗劾李芑奸邪狀被誣陷栲流卒於
道妣貞夫人金氏引儀復興女也公幼肄庭訓稍長
從季父追溪先生學問難講習之外得之於薰陶擩
染者又多同門皆愛重之萬曆戊寅始仕爲南部參
奉乙酉遷濟用監奉事丙戌陞義盈庫直長所在勤
職事己丑拜司憲府監察庚寅授大興縣監壬辰冬
倭寇逼海曲都體察使鄭澈以無武啓薦越三年乙
未九月病卒于榮川斗巖村之私第年六十二用其
年十二月從治命葬于德通洞坤向之原公聘正郎

黃允中女無子女而歿葬于其黨冉聘令人琴氏麗
朝壁上三韓大匡輔國金紫光祿大夫英烈公儀之
後主簿應召之女後公十五年以庚戌三月終壽七
十九合祔公塋男三人崇道正道有道女一人直長
李敬元崇道娶忠義衛社翼龍女有五男參奎參爵
俞一女金濩正道早死有四男
寧書嚴前一女權克堪黃震亨始公之兄縣監公審
無嗣公命有道後嗚呼以大憲公之德之懿而不大
施用罹讒而殞意者天必以其報食之于子孫而以
公之淳愙忠尊爲其子位與年又止於是何耶理未

可知也雖然又安知後有不可
習讀申公墓碣銘并序
公諱演字仲浩寧海人性醇而直事親孝與妻嚴
未嘗爲非義事人不善亦不苟容學舉業不利調講
肄習讀官時執政李公賞閔公箎成公世章皆與公
強近欲以備百執事公自以拙不勝辭不顧遭母憂
以父在不得自致及後喪毀粥以終制三年之內日
必三省墓雖風雨不廢因中濕痿躄平居庭戶間杖
而後行遇祭祀則必親之萬曆甲午六月以疾終年
六十一用十二月葬于社音峴丑向之原公之孫典

籍揖從余遊久謂余曰吾王父葬已久墓道無表吾
父常爲是憂頗得一言以慰之因說公平日事如右
約而不華焉余念昔歲戊戌觀風到青鳧其地人爲
余言此邑深僻壬癸兵亂幸不爲所剳遂近士夫爲
糊口來者貿貿然塞里閭人不能悉給則閉門而拒
之號泣丐命而莫有應獨申其惻愍之義不爲獨飽
列譽鳥門外爲糜粥以食之所全活甚多而資產遂
空余固已義之今典籍之撰又如此嗚呼聖人所謂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其不謂如公者耶其可使之
無傳也耶公之先有諱得清以文科官至正曾祖諱

命昌碧潼郡守祖諱眷宣略將軍考諱從渭折衝將軍妣密陽朴氏學生琦之女也公之配曰全城李氏生員薰之女高麗大師棹之後後公十一年年六十九而歿祔于公塋子一人慶男孫三人楫丙午文科初娶司正洪德祿女無子後娶生員金繼女生一男一女壻有六男二女檄有二男三女皆幼銘曰

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兼知製　教朴公

墓碣銘并序

經世少從故教官田公受漢書授讀餘閒吃吃說故
大諫嘯皐公事不暇其言曰外舅爲人沉靜恬曠於
物無所好獨好書如嗜欲啓劄不去手凡買書或得
宣賜輒研朱點句一勘過雖如儀禮綱目朱子大
全語類等書卷袠浩穰而率不過數旬而卒業焉田
公素不爲苟言者余聞而歎艷之重歎先輩用力之
精勤非後學之所及也後與故學諭金君天英論易
學啓蒙當暮章見其讀難書甚易而布算乘除手口
相應無不如法扣其求歷則曰嘗得之於嘯皐先生
先生之於此蓋所謂精通而玅悟者也於是益知公

所以劬精於簡編者不專於詞章記覽而以未及
門爲平生不幸也適者公之嗣子都事君以書及金
君中淸狀來屬余爲墓銘嗚呼此豈余之所及耶然
而終不敢固辭者不徒以見屬之甚勤蓋欲以自償
其平日慕用之心也謹按公姓朴氏諱承任字重甫
其先羅州人高麗右文館直提學尚衷之後　本朝
佐命功臣左議政平度公訚之六世孫也曾祖諱秉
鈞司醞署令　贈左通禮祖諱諱敦副司直　贈左承
旨考諱珩成均進士　贈吏曹參判妣禮安金氏
贈貞夫人皆以公貴也公生而秀異幼穉時受史略

問曰武王既爲天下伐暴則何不擇商宗賢如微子者立之而乃自取耶公曰湯發欲赴鄉解叅判公慮未驟不許公作駢儷文五十餘句述其懷見者皆驚歎自是聲譽蔚然屢冠解圍年二十四陞上舍取巍科選補承文院數年間遷藝文館承政院弘文館凡叅下望職無不歷敭至以正宇　賜暇湖堂則又世之所罕也嘉靖乙巳

仁廟以聖德出震主上劉萬餘言極論出治之本正始之道變化改紀之務公所草也陞修撰尋遷吏曹佐郎同僚欲引進匪人于銓地公以爲不可則遷

公正言而以其人代之先是陳復昌以公有重名欲
籠絡之要請甚勤公終不見至是復昌爲持平勢焰
熏灼公欲劾之同席愕眙不從翌日呈覲南歸尋遞
職復昌唆李芑將構置重律李元祿力解之止罷公
禮曹正郎戊申丁內艱明年荐外憂服除除玄風縣
監歲饑而疫民多札瘥監司以公有愛物心委以諸
邑賑恤事出入僵殍中盡心拯濟所全活甚衆丁巳
由直講遷司藝時尹元衡方顓柄公棲遲蔽杜門
讀書絕不爲所濡染明年出爲蔚珍郡郡甚刓弊奢
實空虛或勸公宜申使臺徵欠於前承公義不可爲

之薄自奉縮浮費以充之遂校其遺券秩滿授校勘不就尋拜軍資正轉判校乙丑陞兵曹叅議丙寅遷同副承旨居半歲適俄拜晉州牧淸淨爲治不煩聲梦而豪猾畏戢隆慶己巳賀至于京師故事使臣於禮部有見堂禮於鴻臚則無之　穆宗初始以文官爲鴻臚卿以重其任則禮應相見而使臣只依舊例鴻臚怒貶使臣班令序於僧道雜流之下使臣俛首就列不辨而還公至則呈文禮部往復論辨遂得立班如初後　上見中朝通報有朝鮮使臣失禮序班越祿等語　命廉問于前後譯官則皆以爲事在後

行而公終不自明　上考據歲月遂罪前使一行人
皆大　先王之明而服公之雅量辛未觀察黃海道
壬申入爲左承旨萬曆癸酉轉都承旨甲戌出尹慶
州府府有集慶殿奉安　太祖影人無大小欲見輒
開公謂不宜若此褻乃令奉審外毋得擅開新羅廢
苑甚廣可種粟數十斛蔬其中以供官用仍果狼
戾而役民不貲公捐其地什九以爲屯田民甚便之
丙子復拜都承旨丁丑授江華府以事適京拜驪州
牧創置書院立廟祀慕齋金公民有享儲而薄母者
公綁致而譬曉之其人頓顙服罪自是事母謹以孝

聞辛巳除春川府明年謝病歸癸未自工曹叅議拜大司諫是時朝論分門各爲擠援公坐言事忤旨左遷爲昌原府使未滿仏　許令解歸皆特命也明年丙戌年七十以病卒于家葬所居榮川郡東林丘村震向之原乃公外祖考金公萬鎰之兆次也後鄉人慕其德立祠于社而俎豆之公風儀俊偉宇量恢弘凝重寡言喜怒不形非疾病則未嘗有惰容人與之處久而不見涯涘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用力於論語及朱子書有疑輒記及往復紬繹必求通透嘗以質於退溪李先生多印可焉所編啓蒙傳疑衷

秤象數諸家微賾難曉而能一一研究各極其趣至
於星緯筭數等事亦無不理會而精熟蓋其不局於
一藝如此性好澹泊衣食取足温飽所居環堵蕭然
在都下賃人屋以處夷然不以爲意平生不喜交遊
不輕論議雖仕宦時公退輒歸歸輒閉戸沉潛子弟
或問以時事則曰非汝輩所當與後進請業則雖顓
蒙皆爲之傾倒提誨爲文章不爲劇鈍下筆滔滔如
不經意而精健典實自然人不能及亦未嘗以是自
多少時爲遂接從事所過亭館不爲題詠時或發於
酬和而禁不懸板不欲衒其能也中年以後益不喜

賦詩曰詩令人浮薄不可留意也所著有孔門心法
類聚綱目心法等書未脫稿只有文集四卷行于世
公配貞夫人醴泉權氏執義五紀之女孝順儉勤甚
得婦道哭母哀毀成疾年五十三而逝葬于他所公
歿移祔焉男長曰漁夫次曰漉義禁府都事曰澡進
士曰漑側室出也女長適 贈判決事李復元季適
田克禮即說公事不厭者都事有男二檜茂禁府都
事樅茂進士女一適察訪金幾善進士有男梓茂文
適主簿李慶胤判決有男五曰澡同知中樞府事曰
導適皆恭奉曰迥曰建僉正女三長適 贈都承旨

高從厚次適李根坤李適金克銓教官有男見龍天
文二長適士人洪處約季適宣傳官金起先內外曾
玄孫又一百四十餘人銘曰
大雅云覩文奐而工不蓄其有纂組爲功剽竊見聞
詞不已出或奇而晦或華而薄惟公積學日大以肆
上窮瀕壘旁搜百氏發爲文章渾厚而光豐彼江河
源遠流長有大於此文藝其末孝悌于家辭修行潔
重思大原靡賾不探有來求我如車指南俾專臬比
或掌絲綸必煥王猷施及于人寢于明時匪公無祿
來者有考請視斯刻

# 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護軍趙公墓碣銘 并序

余友趙承旨誠立持斬在興尒既練而狀其先君子世系言行授其弟恭立走京師請銘於余非所敢承也第念往在中興初余以副提學承　召趍朝與承旨君同宋而甚驩因得拜公於寓舍瞻其顏範聽其緒論既又聞專精易學有所論著而不以示人屢請於承旨君得以盥手而卒業則知其用力之深果如昔聞而爲之歎歎焉不數年而公歸故山又不數年而公下世則俯仰今昔又爲之興哀而出涕焉今於

是役若以不逮辭卽余前日之涕爲無從矣遂禮辭而許謹攷其狀而叙其槩如左公諱遵字仲謙橫城人其十七世祖昱仕高麗光宗朝爲翰林學士其後奕世卿相至六世孫永仁官太學正諡文景是生冲太學士諡文正是生季珣太尉平章事諡光定三世文章事業俱在麗史本傳公曾祖諱哲守司果妣金氏永山府院君守溫之女祖諱俊平壤府尹妣高氏右贊成荆山之女考諱應世濟用監副正在家以行誼聞在郡邑以擧職稱妣盧氏貞敬知中樞府事公佐之女公生而岐嶷容質端粹與金孝元李敬中同

里居而同年生髮皆黑相長皆明秀不凡皇中爲之語曰金白玉無塵李雪月交輝趙春風解氷一日公謂兩人曰士相交不可一刻無信取一片竹作小牌刻信字三判之各佩其一約曰失此則是失信當絕他日金失之公草絕交書以責之父老見而異之及長植志於學欲自變從退陶李先生以副正公不能一日無公於側不能也副正公中年多病公日夜不解帶醫巫卜祝無所不用其極至嘗糞以驗差劇常誦曾子之言曰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遑遑如有所不及者左右就養餘力學文戊辰中司馬游泮宮爲

多士所推重有大議必取正焉甲戌副正公歿送終諸事必誠必信既虞猶啜粥廬墓三年躬執粢饌哀毀日久幾不勝喪兄別坐公進極力救護得全焉自此絕意舉子業日取近思録心經周子通書太極圖說而玩索之杜門深居不事交遊雖素與親厚者一登顯要則輒斂避之丁亥以太學薦拜司圃署別坐簿兵燹之餘官舍蕩然尚無力營治公視官事如家事凡司中例分如柴草等物皆不自取悉力鳩聚以造公廨以至牲牢諸具無所不備老吏歎曰老物閱

官人多矣未曾見如此官也癸卯由司憲府監察除
漣川縣監不數月而政成吏民不敢欺明年以事忤
寵宦罷郎日投紱而歸行李蕭然家徒壁立邑中生
塵而庚然不以爲意下帷沉潛益知其所未知如是
者十餘年甲寅見主昏日甚權奸顓國方議廢母后
李相元翼被逐疏儒洪茂績金孝成等相繼流竄嘗
愁歎曰可去矣遂盡室出城買舟載琴書攜所養鶴
以行人望之如神仙焉到蟾江愛其湖山明麗誅茅
以居族人多從之者以獨樂名其室蓋取其先祖文
正公舊號以自揭也日與兒孫講學其中門外無雜

宦惟時作花樹會苟在蜀籍無尊卑老少俱懽然也
癸亥　天日重明羣賢彙征縉紳交薦公爲平巿署
令遷堂樂院僉正一日登對請罷文樂以蓄師代引
喻古禮辭意懇切　上爲之動容朝廷以公年踰八
耄進階通政公自以老倦不樂居京師乙丑退歸舊
廬自號隱隱作序以見意丁卯正月丙辰考終于正
寢享年八十六歿時康寧無疾病飲食起居如平日
一夕微有昏瞀候鷄鳴怡然而逝信所謂乘化而歸
也用其年三月癸丁所居蟾江東艮坐坤向之原從
治命也公爲人恬靜慈祥悃幅無華行已以恭待人

以誠雖閭里頑夫聞其誨喻無不敬服壬辰之變流離四方所至人皆享遇如舊相知者與人辨論未嘗有堅執已見曰義理無窮不可求勝居官處家未嘗有疾言遽色有犯罪者必先教誨而後桁楊曰以口舌代鈇鉞方好嘗戒子弟曰人能卑以自牧則物不相凌若先爲倔強未必服人而羞辱至矣不亦勞且拙乎又曰人臣論事直截尚矣然徒務矯激而辭不婉順則自取直名而無益於事當積誠以道之程伯子之言曰新法之禍乃吾黨激成之何可獨罪安石此言宜深味之蓋其溫恭謙遜之德接於人而發於言

者皆此類也至其臨事制義則又斬釘截鐵不以利
害有所撓臨海獄之起兩司迎光海意旨以按律請
且脅王堂使之同辭子誠立時爲修撰立異而出憲
長與公舊使人諷之曰禍必不測可且勸令從衆公
曰吾平日教子義方戒毋失墜今何可教以詭隨耶
禍患之來非可巧避也洪茂績之抗疏也子恭立命
立將與同事以稟公曰士而非議朝政罪也今則
三綱絕矣汝輩能一言以維持之吾死無恨矣其剛
介又如此公幼喪母鞠於從祖姑事之如母及歿喪
之如母喪既闋孽子貧無家無以奉祭祀爲之經紀

其事造家舍庀器用使居之割東郊田以益祭田聞者服其義狄在公爲細事也公所著讀書講疑十卷櫜襭録一卷藏於家公配金氏廣興守世輝之女判書鎧之孫自幼端重游遊戲不出閫生長綺紈而絕無驕矜習及笄舉止言動暗合於禮好讀小學内訓等書教子女必以是奉祭祀饗賓客必躬自具饌割肉斷菜必使方正待妾御如姊姒常語子弟曰父之所近是亦毋也汝等何可不敬婢僕或有狎侮者則痛加呵禁庭幃之間雍穆肅敬左惡左道人或語及則必嚴辭而峻却之無不慚懼而退公常曰吾平居賴

夫人視盈甚多此吾疆輔也先公四十五年而卒葬
于廣州地公以遠先塋爲恨每欲移葬而未果及公
之葬諸孤等前事遷厝而合祔之子男三人長卽承
旨君次卽恭立縣監季命立女三人適兵曹佐郎李
慶流別坐李枝東萊府使鄭基廣承旨生一男曰崙
二女歸判官鄭昌祖博士安時賢縣監生一男曰欽
命立生一男曰嶺內外孫曾男女凡六十五人銘曰
少而嗜學老而忘食學既徒嗜攸好在德其室屢空
其德彌豐既壽且康君子令終天錫公福在五火一
天庸玉成家食亦吉蟾江東麓有寧其宅後欲知公

請視斯刻

贈吏曹參判行山陰縣監金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大賢字希之姓金氏豐山人麗朝奉翊大夫三司左尹安島之七世孫也曾祖諱楊震工曹參判以材德服一世長諫院劾駙馬金禧第宅踰制禧宠老子也用是爲安老所擠祖諱義貞早以文行名登第未久拜弘文正字安老已娛之及爲正言奸黨怠其剛直相與搆捏之遂不振考諱農中訓大夫掌隷院司議妣淑人權氏安東大姓高麗太師幸之後軍資監令正鎰之女公以嘉靖癸丑二月七日生幼而茂

秀長而渾厚直有才爲儕輩所推許壬午中司馬其
後屢薦名有司人皆謂朝夕且升辛卯司議公棄世
則淑人已先廿二歲歿矣自此無意進取泊然也李
相國德馨金公判玏在銓曹交薦之乙未除省峴道
察訪例遷尚衣院直長禮賓寺主簿辛丑授山陰縣
監明年三月十一日疾終于官春秋五十用其年八
月葬于醴泉治南廣石山子坐午向之原公判公兆
次也以公亹賦之美宜顯且壽而天之所以福之者
止於此豈非所謂不定者耶公寬裕有量不色於
喜怒與人言和氣盎然未嘗以皺眉厲聲相接然到

截狀處則又一刀兩段嘗於廣坐中有語侵賢相者頗肆慢侮公正色責之其人素往以不下人自許而言下即服俯伏慚謝幼時嘗受學於成牛溪既長歸南中庚寅間至京師不往謁或問之則答曰此人負一世重名位至宰列布衣寒士何敢遽至其門其嘗與友人詩有曰受氣從來病太柔每於剛上着工夫蓋其平生和而有制者由有點檢矯揉之功也公歷職雖以未嘗以小官而不盡心在省峴招來散亡撫摩凋瘵使疲餘湯殘之地得以稍完及歸吏卒立碑而追思之在山陰列邑文廟卒皆丘墟雖大邑物力

亦多未及重建下車初卽招喻邑之父老士子悉意
重修除出官屬若干以爲養士之具所至皆以能舉
職稱公有舅氏失性多暴怒小拂其意則鍾辱行輒
慢罵公比屋居三十年待之盡其道舅亦未嘗一以
悖語加之財産間益多難處事公能多方措畫終不
失其懽有執友病癩親舊皆避不見公獨往來過從
如舊至於相對飲食人或疑而問之公曰斯人之有
斯疾非其罪也何忍負平素相許之義而絕之於疾
病死生之際乎其人常感泣其子弟父視公公愛人
利物出於天性壬癸兵荒餓殍滿國中厲疫又大行

朝廷令列邑開場賑濟而事委吏胥民不蒙實惠相
枕藉死且盡公惻然言于邑宰請自幹其事布置有
條理晨夕躬造其所檢視饘粥時其緩急而先後之
逢頭鬼面呻吟之聲四起而略無厭惡色惟恐賑救
之不及平生慕陶靖節之爲人作堂以居扁以悠然
自述其興以記之有曰山有雲出無心堂有琴撫無
音其高懷雅想翛然有出塵之趣素好山水在山陰
愛鏡湖擾鵝之勝公餘吟賞時招邑中佳士作
習池之遊超然若與世相忘者也居家節目疎濶不
以產業爲念而居官則綜理微密隨事盡力李公時

發按節嶺南以政績聞命陞敘未行而公已病矣病力自知不起作書與親舊訣而神色陽陽如平日一日絕而復蘇子弟呼而問之徐曰吾方做大夢矣及卒後無餘衣縣之士人皆長權濮朴文祿等解衣以斂之公於書無不涉獵而酷好班史手未嘗釋爲詩文不爲險怪浮艷之語自然有得於性情之正喜飲酒又能剛制嘗書春帖曰靜時多動時少醒日多醉日少亦可以寡過矣噫居鄉三十年鄉黨翕然尊慕之稱爲善人君子者有以也夫公之配曰令人李氏太宗恭定大王八世孫全州府尹楫之孫公年十七

執禽于其門府尹公時年七十餘每見公必禮貌之
曰老夫平生閱人多矣未有如金郎者異日必爲大
人矣令人仁慈明淑後公二十五年而歿享年七十
二葬于司議公墓後去公塋二百餘步男九人長奉
祖司憲府持平次榮祖吉州牧使昌祖禁府都事慶
祖內侍府教官述祖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應祖興德
縣監念祖從仕郎述祖既冠而夭崇祖權知承文院
副正字女三人參奉李義遵士人張友程金起秋其
婿側室女一適鄭大鵬奉祖生一男二女男時宗女
適金是福金熙一未笄榮祖生四男三女男時翼時

敏時忱時惇女適徐準履盧世謙一未笄昌祖生五
男四女男時準時憲時衡時聖一幼女適柳元慶崔
爾亨二幼慶祖生三男一女男時尚時尹時說女適
孫會宗延祖男女各一男時任女適權碩忠應祖生
二男四女男時行一幼女適金鑽權軾二幼念祖男
女各二皆幼義遵一男二女男爾松女適金時榘金
炘友程一女適李爾樟起秋二男一女男孝曾孝閔
女適柳元發曾孫男女又若干人已巳　朝廷贈公
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贈令人貞夫
人　遣禮官　賜祭以公之子五人登大科故也嘗

聞種德而不食其報者其後必昌豈不信哉天於是
之矣余與公爲壬午同年而素相敬公歿持平君袖
家狀來請銘諾而宿之使公墓道闕顯刻且十年此
不敏之罪而持平君今不在悲矣銘曰
仁足以澤物而高於十室德足以遐壽而限於蒼髮
理不當然天果難必軌芬滿床　恩及宅夥善人之
徵豈必在即廣石之山其氣巃嵸弗益熾而昌子孫千
億

墓表

先考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

禁府事府君墓表

府君諱汝寬字而栗系出晉州八代祖澤判尚州牧事留一子于尚自是世貫尚籍曾祖諱耆祖諱繼咸考諱銀成至府君四世皆隱德不顯而鄉人咸敬重之經世承藉餘休備位正卿得蒙　恩追贈三世如式後又錄寧　社原從勳封府君爵左贊成府君降于嘉靖辛卯壽六十而卒娩李氏江陽君瑤之後學生公軻之女與府君同年生後府君二年歿　贈貞敬夫人府君夫人行蹟大略承旨李公埈實誌其竁有攷者可徵之也崇禎二年十月日男吏曹判書經

高麗按廉使申公墓表

尚之轄丹密縣傍有小石碑立路左刻曰孝子里古老傳以爲按廉使申公所居也過者敬之謹按公諱祐仕高麗官至堂令嘗爲全羅道按廉使麗朝故事以時分遣近侍于諸道察告山川廉問民俗黜陟守令之幽明名之曰按廉使蓋極一時之選也公處昏濁之世能砥潔持身事父母盡孝父歿圖判書諱乞濡卒廬墓三年朝夕號于墓有雙竹生墓前人以爲孝感事聞旌閭以孝子名其里事載國乘及輿地勝

覽公有二子曰光富光富有二子曰士廉士贇
士廉彭陽縣監其玄孫元禄又以孝行趾公美旌閭
公之八世孫今侍講院文學達道氏與余友甚善一
日以家狀示余而言曰吾先祖歿已數百年衣冠之
葬在所居之東十里許蛇浦兌向之原而墓道無表
子孫又散居遠地展省不能以時恐久遂湮夷樵牧
或登丘壠則雖雲仍亦不得識其處況其卓絕之行
又將泯泯無傳則豈不悲且懼哉族兄承旨公在世
時嘗余諸同宗謀伐碣未及樹而歿今頗得
公一語而剞劂之使先德顯於後則爲賜大矣敢拜

以請余惟按廉公之孝誠既已感鬼神而幹造化赫
赫在人耳目奚待蕪拙而傳顧余尚鄉之未學而於
公又外裔也於義有不得以辭者遂攷其狀而叙之
如右其立朝歷官次第及家居行誼年代已遠而文
籍無徵不得以詳焉其孫衆多亦不能盡録略書于
左見今在朝者文學君及其兄適道祥雲察訪弟悅
道禮曹佐郎其所謂族兄承旨名曰之惔有文名取
大科爲士類所重不幸而不克壽有子名弘望文學
君有子名坫毘俊秀而温雅余所未及知者當亦
不少申氏之禄蓋未艾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又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非公之謂也耶嗚呼休哉

崇政大夫行兵曹判書盧公墓表

公姓盧氏諱稷字士馨交河人鹿祖朝有名康弼佐混一功官至太子太師公其後也高祖諱異山判軍器寺事曾祖諱鐵剛通政大夫安東府使　贈吏曹參判祖諱彦邦通禮院左通禮　贈吏曹判書世以禮法持家隣里取則焉考諱弘祐有行孽不屑舉子業仕至南平縣監累　贈至領議政妣安東金氏大司憲希壽之女性沉肅厚重得毋婦道且有學識贈貞敬夫人公以嘉靖乙巳歲生形貌端潔聰穎絕

人生八歲議政公卒哀號哭擗無異成人及葬貞敬
愍其稚弱勸以滋味輒號泣不食就貞敬傍食其餘
以終三年稍長受訓於貞敬及兄判書公植不就外
傳而業日進庚午陞上庠爲儕輩所重丁丑貞敬棄
養于定山第三子縣舍公與其兄植穊穡徒步從喪
歸祔先塋廬于墓下朝夕奠以黍餐粥哭泣踰制幾不
勝喪外除遂無意科舉判書公勉之赴試甲申秋登
第選補承文院旋入藝文館時　宣廟命政院必擇
善書人爲注書遂自檢閱移拜注書丁亥序陞拜監
察歷工刑禮兵佐郎副修撰正言持平戊子冬以修

撰爲吏曹佐郎庚寅病遞自此歷敬華顯如左右舍
人兩司亞長玉堂東壁靡所不履辛卯陞銀臺壬辰
亶　駕西遷至碧蹄驛　命承旨並進一階公與焉
至平壤隆馬病甚留落山谷病小間間道入成川詣
行在拜兵曹參判明年留守松都乙未入副度支所
在能舉職丙申赴京師及還又拜兵曹丁酉西厓柳
相國以首揆兼體察使辟公爲副與謀軍國事時議
以練達稱尋同知　經筵事右副賓客以訓鍊都監
堂上兼京江舟師大將是時　天子以東征將奏功
不時　命刑部尚書邢玠開軍門于東藩以董之既

至歎接伴使不稱職　朝廷遂以金命元代之以公
副焉軍門每坐堂必致二公於座與之議兵事常稱
曰盧某善論兵越明年由副提學將觀察嶺南軍門
不欲遣遂不行已亥邢公訖事還朝公送至龍灣未
復命以副提學　召又拜成均館大司成兩司長官
禮兵參判庚子夏還吏曹兼左副賓客辛丑爲執政
所忤出爲黃海監司顧　詔使之來貪黷無厭比道
皆責辦於民以供其慾民甚苦之公獨　啓請出寺
奴婢貢布以爲貴不徵民一金一方晏然民相與立
石以歌思之癸卯春用軍門勞進階資憲二月授議

政府右參贊尋拜禮曹判書四月遷兵曹兼知義禁
府事甲辰自知樞拜刑曹丁未觀察畿甸繞到界旋
拜兵曹戊申二月　宣廟上賓以篆銘旌陞正憲舊
例也時出都監兵衛宮城春寒雨雪飢凍怨咨公言
于大臣曰無警而備　王宮駭人視聽士卒又甚苦
不如罷之遂啓撤之無何而臨海獄成言者以撤衛
爲罪論罷後在西樞以　先朝時營闕勞陞崇政甲
寅再長秋官乙卯以判中樞再按畿節一以祛弊爲
務民多賴之丙辰遞還樞府丁巳冬寢疾踰年不瘳
子姪輩以下入言請避家以禳公笑曰吾得年已多

矣何惜於死且死生有命非卜人言所能爲禮不言卒於正寢乎終不聽戊午十二月二十日考終于正寢享年七十四明年二月葬于驪州介軍山香洞酉向之原從先兆也公爲人沈靜與物無忤不爲崖岸激詭之行而確然有所守亦未嘗言人過惡平生仕宦一任儻來未嘗有意求之事伯氏如事父疾養之亦然喪哭之亦然及三兄皆歿聚其羣孤而撫之伯氏之嗣又死而其子微弱不能家仍奉先祀於家祭必以宗孫爲主內外親無問疏戚其來如歸恒衣食數人有喪則與衣棺以葬者又多素多藝尤善於書

篆隷俱絕子並俊亦善篆隷中庚寅司馬年三十一
以　東宮官死於洪州有女而無子公卒以無後夫
人靑松沈氏領議政靑川府院君溫之五世孫　贈
領議政靑松府院君義儉之季女駱峯申文簡公光
漢之外孫夫人以內外名家習聞教訓於賢父母賢
姑既閨德備全而又暢於義理有士君子之風子一
人卽並俊娶宗室豐山君宗麟之女生一女適鍾城
府使韓仁及有一女二男女歸進士李好徵男福遠
娶全羅兵使具仁垕女生三男命遠娶士人南斗一
女是實祀公今沙斤道察訪沈大孚卽夫人之姪也

以夫人命狀公行示余求所以表其墓道者余素信其人非阿好而溢美者遂依其狀而叙之如右云

通政大夫行承政院左承旨姜公墓表

公諱緒字遠卿姓姜氏晉陽人麗朝國子博士啓庸之裔孫也博士後有曰君寶鳳山君諡文敬曰著門下贊成事諡恭穆皆聞人也公高祖諱詞燕山朝爲大司諫與三子同日被禍後　贈吏曹判書曾祖諱永叔　贈左贊成祖諱温議政府舍人　贈領議政考諱士尚右議政　贈領議政晉川府院君妣貞敬夫人尹氏訓鍊副正光雲之女公嘉靖戊戌三月庚

子生甲子陞上庠隆慶戊辰蔭補幽谷道察訪已巳
釋褐選入承文院病不仕七年萬曆丙子始遷成均
館典籍轉刑工禮兵佐郎歷正言修撰持平遞授直
講尋遷弘文館校理陞副應教以司諫遞授司藝遷
掌令辛巳丁外艱甲申春復拜掌令爲養出爲水原
府使剖決嚴明吏畏民懷冬 命增秩未一年謝病
歸丙戌授南陽府使法應還除外任故也時有邊警
沿海守令皆易以武弁因此遞歸拜同副承旨庚陞
至右副以病遞未久由右承旨歷左承旨辛酢遞戊子
夏拜仁川府使已丑春罷還五月壬申疾終於寢得

年五十二以十月戊寅葬于祚川蘭谷里辰向之原
以子弘德奉從勳累　贈至領議政公天資豁達器
度明快雖不專意於學問而處心行事不背於義理
見人之惡若將免已而亦不爲刻覈之論以此人雖
敬憚而不敢怨怒自處平坦不求崖異最忌煇赫聲
如知製　教雖名華衛本非顯職而累以不文辭時
議欲引入銓地則故爲放曠之態以避之蓋以盛滿
爲懼也性剛方在　經幄盡言不避以愼酒召嚴宮
禁等事累爲諷諫且以驕亢陳戒頗有觸諱之語
宣祖素知公質直謂其言必出於衷曲故未嘗逆耳

焉有一當路者爲都憲於　楊前啓曰薦人當使憲長兼之公曰憲長主彈劾幸奸人處之則禍不可言聞者韙之當以掌令詣闕乘醉入玉堂有把握朝論爲時輩領袖者在其座公瞋目數之曰玉堂地望甚重汝何可如此如此其人面色如土傍聽者竦然異日問曰何汝言至此公笑曰醉裏狂言可悔也觀其名實無悔意當亦倨傲尚多靡每於燕居語子弟曰吾家世清貧汝輩當恪謹不可渝也居處服食悉從儉素家少輩不敢以華靡見有訓子銘在書匣辭曰愛親敬長友于兄弟誠心勿

欺沉嘿寡言當崇倫素莫慕奢侈酒色敗身最戒于
是見人之善激昂思齊聞人之惡懲而勿議屏絶謔
戲留心書史不學于古奴虜何殊人一已百勿沮勿
怠若此訓言是爲孝子古是時朝著不靖互爲擠援公
杜門屏跡不喜交游惟以書史自娛時或鳴琴獨酌
醉則浩歌以遣興晚年益無意於世脫略形骸猖狂
杯酒間人莫不怪之而公略不留意語及時事輒慨
然歎息曰吾觀天時人事自古未有如此而不亂者
不出四五年大禍作矣臨歿顧子弟曰爾輩無戚病
死何戚是冬果有汝立之變至壬辰則其言悉驗矣

公素與完平李相國元翼高士趙忠男爲莫逆交同
道同志相與評論一時士大夫之賢否未著者而曰
某也賢某也否及後其言無一不合至於命途之吉
凶亦皆符契人皆異之而莫能測又嘗稱其諸弟之
賢而曰細左沉靜有器識久而當顯嘗語李相國曰
我有剸煩手除我晉州牧乃見我才大盖不見容於
時不得有爲而思其次也公娶正郎禹治洪女生一
男卽弘德郡守器宇軒豁夫有先人風文適監司丁
好善郡守有二男二女曰瑒娶幼學柳希益之女早
夭無后曰獻娶延陵府院君李好閔之女生子碩茂

幼一女適察訪鄭百順一女適士人柳時中早夭無
后監司有一男彦瑜進士公之弟晉昌君絪命知統
持家狀來以李相國命告經世曰家兄歿已數十年
而墓道無表從子弘德嘗具碣石將請於立言之君
子以顯其先德不幸未就而死李相國視家兄如同
氣命屬筆於吾子吾子其圖之經世雖未及望公儀
表而得侍李相國坐請益多矣見其吸挹公爲豪傑
之士且曰識量之弘遠志行之純潔器局之宏博求
之今世罕見其倫倘爲國家所任用則其事業豈淺
淺乎哉而畢竟琴歌縱飲流蕩昌披甘處於自棄之

地者豈其本心哉嗚呼觀於此語可以斷公之非叔
世人矣遂承命而樂道之如右以俟來者之取攷焉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行慶尚都事朴
公墓表

公諱善長字汝仁姓朴氏系務安高麗國學典酒進
昇之後進昇子暹當顯宗播越終始一節拜左僕射
圖形閣上其後世有大官曰元位大將軍曰儒曰成
器皆上將軍曰孚密直副使曰文晤綿城君曰允鏐
軍簿正郎曰義龍八本朝典兵部尚書曰綱知順州
事曰亨知冊陽郡事是爲公五代祖高祖諱解燕山

朝爲宣傳官見妻姪任士洪怙寵自恣恐禍及棄官
歸曾祖諱之蒙　贈司僕正祖諱元基進士考諱全
文科戶曹正郎妣熊川朱氏司直幸之女典籍善林
之孫女也公生四歲而孤及長能自力學負笈於榮
川進士南夢鰲之門南公奇其才以女妻之遂爲榮
人屢魁鄉解輒屈於禮部既仲子釋褐則不樂赴舉
以母在不敢廢乙巳取大科朱氏時年八十矣即授
典籍戊申知禮安縣甲寅佐嶺南幕丙辰考終于家
年六十葵郡東省知洞午向之原以子珥原從勳
贈都承旨公性靜少好學晚年又喜讀心經至夜不

倦家居不治產業在官尤淡然或至菽水不繼而未
嘗有苟得心有三男一女長曰璥抱璞而屢刖次卽
珥文科今豐基郡守季曰璐文適士人黃以久璥有
子曰休復光復道復珥有子曰進復曰安復生員曰
來復仁復見復二女幼璐有二男一女皆幼黃以久
有三女二男長適士人金是直餘幼內外曾孫男女
又十二人始公在身朱氏夢異人自空下錫之以杖
曰此天柱也已而公生人謂公當大用於世而竟至
於此意者其後必昌歟

贈戶曹參議行司憲府監察宋公墓表

公諱敬祚字欽甫其先恩津人在麗朝有名明誼官
司憲執端自是簪笏相繼至公祖考議政府左參贊
諱麒壽而大顯其詳在公墓誌誌卽近故領議政申
公欽所撰此不復著考諱應洞通政大夫黃州牧使
妣淑夫人李氏僉正宗孝文也以嘉靖己未生公公
之伯父大司諫諱應漑無嗣以公後公少治舉子業
屢選解額而屈於禮部以薦授栗峯察訪遷至主
簿拜司憲府監察爲靑山懷仁二縣宰以萬曆己未
病卒于家葬于淸州周岸縣南亥向之原與夫人同
麓而異塋夫人南陽洪氏庶尹仁祉女有婦德壬辰

之剛公避地中衆遇賊不屈被賊斫幾死夫人竭
誠救護創綿已而夫人歿明年迈葬于清州先兆次
有二男二女錫夢高山縣監錫胤文科慶尚都事女
訓鍊習讀申景浚叅奉金尚養孫男之明之翰之德
女尹昌顔縣監出之獻女李景沆一幼都事出
習讀有男曰楨楑櫟楠女曰李長吉金公佑叅奉有
男曰公輔台輔女曰趙碩昌縣監録昭武原從勳推
恩　贈公户曹叅議配淑夫人牧使公牧尚州時余
以邑庠生因公事至其室而謁焉軒然以邑笑相親
若将與之忘形者退而見公則又醇謹慈良所謂開

口見心者也與之交久而能敬且其持身不苟能自
樹立當爾瞻檀弄時見輕躁喜進輒屏附於其門心
賤而口唾之唯恐其浼已也余嘗愛重之縣監來徵
墓表不敢辭略叙其槩如右云

## 贈吏曹判書全公墓表

公諱汝霖字公澤姓全氏沃川郡人也其先自麗朝
大顯世襲冠冕有曰學淡領同正曰孝格中乙曰大
富刑部侍郎曰弼檢校司巡衛護軍曰侑密直副使
民部典書曰淑版圖判書版圖後數世寢微至公高
祖諱孝順則官止石城縣監曾祖諱應卿早世祖諱

彭祖成均生員贈通禮院左通禮考諱焜宣務郎
贈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妣曲城康氏參
奉正達女　贈淑夫人以嘉靖戊戌六月癸卯生公
於郡之耆士浦甫十歲而失所恃就鞠於從母以此
失學儒而未顯天資實不輕爲喜怒既老則性益
寬緩詬詈之言未嘗及於僕隷長子府尹君晚登大
科而不色喜在昏朝閉塾不仕而亦不以爲養語及
之蓋其安貧任眞出於天性者如此年五十四遭父
憂哀備已甚不任致毁而猶守制盡哀以終喪既則
杜門不出入鍾鄉飲社會亦不往萬曆庚申正月九

日疾終於寢享年八十三以府尹君貴累　贈至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妣　贈貞夫人月城李氏新羅始祖佐命大臣阿飡謁平之後叅奉信之女生於巳亥十二月甲辰長歸公未久而有沉痼之疾呻吟五十有六年先公一月而歿己未十二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八十一明年三月丙午合葬于尚州治東丹密縣物興山午向之原子男三人曰湜即府尹君登癸卯文科今慶州府尹曰浩通仕郎累擧不中卒曰濬禁火司別坐女二人長適幼學李宗胤奉適訓導梁應緒府尹有二

男一女男克恒藝文館奉教克恬業儒文適幼學黃
德柔有孽男四孽女二克忱克忻克愷克稱康錄一
女幼通仕宦一男三女男克恢文鄭義弘洪尚寓邊
士宗其婿也別坐有一男克弘有孽男三孽女二克
寧克敏克明李元仁外孫男女三人曾孫男女數
十人公晚歲移居于尚之北村經世以鄉子弟嘗往
謁焉草屋荊扉堂室不具命席于地而與之語視其
面則有敷腴色眞所謂不戚戚者也視世之口誦五
車而內無所得誦儛於一命阿穢於貧賤者其度量
相去又如何耶嗚呼是豈不可敬也

愚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